

三台縣志卷二十二

藝文志三

文徵上

後主論

晉王崇

昔世主內資文武之大才外拔四屯

按當作七東京賦授鉞四七薛綜注四七二十八將也

之奇將

猶勤而獲濟然乃登天衢車不輟駕坐不安席非淵明宏鑒則中興之業何容易哉後主庸常之君雖有一亮之經緯內無骨附之謀外無爪牙之將焉可包括天下也又曰鄧艾以疲兵二萬溢出江油姜維舉十萬之師案道南歸艾為成禽禽艾已訖復還拒會則蜀之存亡未可量也乃廻道之巴遠至五城使艾輕進徑及成都兵分家滅己自招之然以鍾會之智畧稱為子房姜維陷之莫至尅撻籌策相應優劣惜哉愚以為維徒能謀

三台縣志

卷二十二

三台新民印刷公司代印

一會窮兵十萬難為制御美意播越矣

梅花賦

并序

唐宋璟

垂拱三年余春秋二十有五戰藝再北隨從父之東川授館舍時病連月顧瞻圯牆有梅一本敷葩於榛莽中喟然嘆曰斯梅託非其所出羣之姿何以別乎若其貞心不改是則可取也已感而成興遂作賦曰高齋寥闕歲宴山深景翳翳以斜度風悄悄以亂吟坐窮簷以無朋命一觴而孤斟步前除以躑躅倚藜杖於牆陰蔚有寒梅誰其封殖未綠葉而先葩發青枝於宿植擢秀敷榮冰玉一色胡雜選於衆草又蕪沒於藁棘匪王孫之見知羌潔白其何極若夫瓊英綴雪絳萼著霜儼如傅粉是謂何郎清馨備襲疏蕊暗嗅又如藕香是謂韓壽凍風晚濕夙露朝滋又如英皇泣於九疑愛日烘晴明蟾凍夜又如神人來自姑射烟晦晨香陰雲晝闕又如

通德掩袖擁髻狂飈捲沙飄素擁柔又如綠珠輕身墜樓半含半開非默
非言溫伯雪子曰擊道存或俯或仰匪笑匪怒東郭鎮子正容物悟或顛
顛若靈均或欬傲若曼倩或嫵媚如文君或輕身若飛燕口吻雌黃擬議
難徧彼其蕪蘭兮九畹采蕙兮五柞緝之以芙蓉贈之以芍藥玩小山之
叢桂掇芳洲之杜若是物皆出於地產之寄名倩於風人之託然而豔於
春者望秋先零盛於夏者未冬已萎或朝粧而速謝或夕秀而遄衰曷若
茲卉歲寒特妍冰凝霜沍擅美專權相彼百花孰敢爭先鶯語猶蟄蜂房
未喧獨步早春自全其天至若棲迹隱深寓形幽絕恥鄰市塵甘遯巖穴
江僕射之孤燈向寂不怨悽迷陶淵明之三徑投閒曾無情結諒不移於
本性方可儼乎君子之節聊染翰以寄懷用垂示於來哲

梓潼神鼎賦

盧庚

三台縣志

卷二十二

二

三台新民印刷公司代印

於戲德包生植者不能動彼蒼之道瑞及飛走者未能感無愛之寶故知
瑞知大者下及無心之金石德之深者上合不言之元造我國家高選理
物光天順人膺景命闡坤珍由是函谷關旁靈符出而啟聖梓潼郡內寶
鼎光乎取新此鼎者聖人之大寶有國之神器量則宏深體乃殊異巖如
斷山之酋一作崇萃屹若巨鰲之最屨峙其足者可以象三德虛其心者將
以含萬類不汲而滿不然而沸內烹飪以養賢上敲雲而作瑞應火木之
卦既調鹽梅鑲山川之容且禦魍魅是鼎也豈徒靈感亦有欵識不假雕
鐫宛然文字實彼天之所錫表吾君之至意啟五代百之昌符成六萬年
之寶位與夫遷鼎邾鄆卜代三十卜年七百者不可同日而議宜書于冊
于帝之庭以合明應以昭神靈士有聞而嘆曰昔皇帝作寶鼎三秦帝奠
神鼎一周之衰也沈泗水而隱藏漢之盛也在汾陰而見出未有能表聖

壽之無疆應人文以純一作終吉竊亦欲負鼎於明主啟心而獻術若能使我徵於有商豈見遺於今日

長短經自序

趙 蕤

趙子曰匠成輿者憂人不貴作箭人者恐人不傷彼豈有愛憎哉實伎業驅之然耳是知當代之士馳騫之曹書讀縱橫則思諸侯之變藝長奇正則念風塵之會此亦向時之論必然之理矣故先師孔子深探其本憂其末遂作春秋大乎王道制孝經美乎德行防萌杜漸預有所抑斯聖人制作之本意也然作法於理其弊必亂若至於亂將焉救之是以御世聖人罕聞沿襲三代不同禮五霸不同法非其相反蓋以救弊也是以國容一致而忠文之道必殊聖哲同風而皇王之名或異豈非隨時設教沿乎此因物成務牽乎彼沿乎此者醇薄繼於所遭牽乎彼者王霸存於所遇古

三台縣志

卷二十二

三

三台新民印刷公司代印

之理者其政有三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強國之政脅之各有所施不可易也管子曰聖人能輔時不能違時智者善謀不如當時鄒子曰政教文質所以匡救也當時則用之過則舍之由此觀之當霸者之朝而行王者之化則悖矣當強國之世而行霸者之威則乖矣若時逢狙詐正道陵夷欲憲章先王廣陳德化是猶待越客以拯溺白大人以救火善則善矣豈所謂通於時變歟夫霸者駁道也蓋白墨雜合不純用德焉期於有成不問所以論於大體不守小節雖稱仁引義不及三王而扶顛定傾其歸一揆恐儒者溺於所聞不知王霸殊畧故敍以長短術以經論通變者創立題目總六十有三篇合爲十卷名曰長短經大旨在乎寧固根蒂革易時弊興亡治亂具載諸篇爲沿襲之遠圖作經濟之至道非欲矯世誇俗希聲慕名輒露見聞逗機來哲凡厥有位幸望詳焉梓州郪縣長平

山安昌巖草莽臣趙蕤撰

獻河東公啟

李商隱

商隱啟伏奉手筆猥賜奏署某少而孱懦長則艱屯有志爲文無資就學雖雜賦八首或庶於馬遷而讀書五車遠慚於惠子契瀾湖嶺淒涼路歧罕遇心知多逢皮相昔魯人以仲尼爲佞淮陰以韓信爲怯聖哲且猶如此尋常安能免乎是以良背却行求心自處羅含蘭菊仲蔚蓬蒿見芳草則怨王孫之不遊撫高松則嘆大夫之虛位不可終否屬於高明伏惟尙書春日同和秋霜共冽叔子則九代清德稚春則七葉素儒君子立言永爲周禮正人得位長作歲星今者初陟將壇始敷賓席射江奧壤潼水名都俗擅繁華地多材雋指巴西則民皆譙秀訪臨邛則客有相如舉纖繳以下冥鴻執定鏡而求西子惟所指命便爲丹青若某者又安可炫露短才叨塵記室鹽車欵段徒逢伯樂而鳴土鼓迂疏恐致文侯之臥承命知忝撫懷自驚終無喻蜀之能但誓依劉之願未獲謁謝下情無任感激攀戀之至謹啟

獻河東公啟

某啟伏蒙示及賜錢三十五萬以備行李謹依榮示捧領訖伏以古求良材必有禮幣一束芻皆堪貺美五羖皮未曰輕齋况某跡忝諸生名非前哲尙遙玉帳已賣金錢訪蜀郡之卜人懸之莫竭遇河間之姪女數且難窮未草檄以愈風不執鞭而獲富敢將潤屋且以騰裝載荷之誠寄喻無地

謝河東公和詩啟

商隱啟某前因暇日出次西溪既惜斜陽聊裁短什蓋以徘徊勝境顧慕

佳辰爲芳草以怨王孫借美人以喻君子思將玳瑁爲逸少裝書願把珊瑚與徐陵架筆斐然而作曾無足觀不知誰何仰達尊重果煩屬和彌復競惶某曾讀隋書見楊越公地處親賢才兼文武每舒錦繡必播管弦當時與之握手言情披襟得侶者惟薛道衡一人而已及觀其倡和乃數百篇力鈞聲同德鄰義比彼若陳葛天氏之舞此必引穆天子之歌彼若言太華三峯此必曰潯陽九派神功古迹皆應物無疲地理人名亦爭承不闕後來酬唱罕繼聲塵常以斯風望於哲匠豈知今日屬在所天坐席行衣分爲七覆煙花魚鳥置作五衡詎能狎晉之盟實見取郤之易不以釁鼓惠莫大焉恐懼欣榮投措無地來日專冀謁謝伏維鑒察謹啟

上河東公啟

商隱啟某聞周朝貝葉列妙引於王褒梁日枳園洒芳詞於沈約必資乎

三台縣志

卷二十二

五

三台新民印刷公司代印

鴻筆麗藻刻乎貞金翠珉然後可以充足人天發揮龍象苟其曖昧卽匪莊嚴爰託亨塗夙聞妙喻雖從幕府常在道場猶恨出俗情微破邪工少二百日斷酒有謝蕭綱十一年長齋多慚王奂仰戀東閣未歸西林近者財俸有餘津梁是念適依勝絕微復經營伏以妙法蓮華經者諸經中王最尊最勝始自童幼常所護持或公幹漳濱有時疾疚或謝安海上此日風波恍惚之間感念非少今年於此州長平山慧義精舍經藏院特創石壁五間金字勒上件經七卷既成勝果思託圓音伏維尙書有夫子之文章備如來之行願不逢惠遠已飛廬岳之書未見簡棲便制頭陀之頌是敢右繞三帀仰希一言庶使鵝殿增輝龍宮發色流傳沙界震動風輪報恩於蓮日果唇奪美於江毫蔡絹伏希道念得降神鋒瞻望旌幢攜持碓斧曝身布髮以俟還辭無任懇迫之至謹啟

爲崔從事寄尙書彭城公啟

福啟福聞雀辭楊館常懷寶篋之恩燕別張巢永結雕梁之戀推誠况物
某有類焉始者尙書晞髮丹山騰身紫府曉趨清禁則瓊樹一枝夜置皇
闈則金缸二等人寰莫見塵路難逢而某志在諱窮勇於求益輒干阜隸
白露菲葑寶肆廻腸只期和氏鑿門投足永念倉公果蒙愍彼顛愚溢爲
品目勾萌始達依周圍以楊翹滴瀝纔分託靈光而振響輕軒短羽驟化
窮鱗每欲陶冶肺肝耕耘筆硯麤調宮徵以謝陽秋而義有多塗情非一
概辭繁轉野意密彌賒雖塗道如韓遂之書反覆若葛洪之紙終無髣髴
可得端倪去歲洛陽獲陪良宴頻趨絳帳累坐青氈况聞懇拒台階請從
藩屏舉郗超之幕畫數阮瑀之軍書懸以嘉招形於善謔何言違阻復集
光陰瀆水千波巴山萬嶂接漏天之霧雨隔幡冢之煙霜皓月圓時樹有

三台縣志

卷二十二

六

三台新民印刷公司代印

何依之鵠悲風起處崖無不斷之猿煎向義之初心軫懷仁之勁氣竊惟
秦鏡當警衛桃一昨伏承擁節浚郊建牙隋岸將求捧幣申好裂裳就塗
接枚叟之餘光奉鄒生之末座又伏慮旋登殷夢俄奉周政徵詔已行拜
塵無及徘徊失措抑鬱誰聊必也華榻長懸簡書無廢卽割仁安之席堪
哂無圖負田叔之鈴可嗟非據伏惟慎安寢膳勉護興居早秉信圭速調
大鼎至於禱祝實倍等倫半菽思貯於神倉一勺願投於靈海道之云遠
更開殷浩之函書不盡言重洒楊朱之淚攀戀感激不知所裁伏維俯賜
鑒照謹啟

請再降東川節度使顧彥暉制命表

李茂貞

臣聞鏤鼎書旂必歸於勳德分茅建秩允屬於賢良明朝無濫賞之文聖
代絕且侯之論其有功標峴首業著燕然殊恩尋降於虎符睿渥已頒於

龍節旋遇蛇蟠劍棧棘植銅梁遮日月之迴光阻山河而倒浪今則初開
九折漸涸長鯨宜宣既往之恩合舉已行之命臣熟稽通論方敢上聞儻
無棄於鼓言庶有裨於元鑒臣伏見東川節度使顧彥暉門傳將畧代襲
軍功佩董卓之雙鞬撚絲基之一鏃南金鍊質經大冶而彌堅東箭推心
遇繁霜而轉勁伏自頃歲蚊雷聚響蟻斧稱威風搖而海嶽將傾火烘而
薰蘭不辨顧彥暉與亡兄彥朗提戈雁塞奮臂龍沙同驅鞬勒之師入奉
紀綱之僕青黃杵下辛勤果建於勳庸赤白囊中動靜罔違於禁制伏以
先皇帝鑾輿反正鳳輦初安爰置酒以論功遂圖儀而表德顧彥暉亡兄
彥朗絲是榮頒劍履顯誓山河飾金之象猶新垂露之文未滅豈謂夏時
積疹奉國勞神三秋而大樹忽彫半夜而將星潛殞是致人皆罷市里爲
輟春淚碑雖沒於蒿萊畫像但喧於簫鼓顧彥暉以三軍擁路百姓排關

三台縣志

卷二十一

七

三台新民印刷公司代印

感羊祜之遺心請馮君之繼踵伏自暫持紀律權總貔貅謝元用才雖履
展而有任勾踐撫士從觴豆而皆均伏蒙皇帝陛下俯念羣情仍憐異政
降旌幢而示寵宣雨露以酬功風行而天下皆聞日照而人間並見不謂
綿州刺史楊守寬鳴張要路蟻聚通津擅抑芝泥強留瑞節召兵戈於武
定阻琛賚於襄梁大肆虔劉將營統制臣與邠州節度使王行瑜同興義
旅共伐奸謀一揮而梟鵬離巢再戰而猿猱失木旣通劍路尋達刀州顧
彥暉屢捧詔書曾頒旌鉞非是翦桐之戲已承裂地之封濡涵而難滯舊
恩錫賚而願加新節猶希進秩用表優賢臣謬竊臨戎嘗思舉善敢覩先
茅之賞庶遵連茹之文

蘇子美文集序

宋 歐陽修

予友蘇子美之亡後四年始得其平生文章遺藁於太子太傅杜公之家

而集錄之以爲十卷子美杜氏婿也遂以其集歸之而告於公曰斯文金玉也棄擲埋沒糞土不能稍蝕其見遺於一時必有收而寶之於後世者雖其埋沒而未出其精氣光怪已能常自發見而物亦不能掩也故方其擯折摧挫流離窮厄之時文章已自行於天下雖其怨家仇人及嘗能出力而擠之死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掩蔽之也凡人之情忽近而貴遠子美屈於今世猶若此其伸於後世宜何如也公其可無恨予嘗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李之徒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於古唐衰兵亂又百餘年而聖宋興天下一定晏然無事又幾百年而古文始盛於今自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治矣文章或不能純粹或遲久而不相及其難之若是歟豈非難得其人歟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於治世世其可不爲之貴重而愛惜之歟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過至廢爲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歎息流涕而爲當世仁人君子之職位宜與國家樂育賢才者惜也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予舉進士於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擗裂號爲時文以相誇尙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參軍伯長作爲古歌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顧也其後天子患時文之弊下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者稍趨於古焉獨子美爲於舉世不爲之時其始終自守不牽世俗趨舍可謂特立之士也子美官至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而廢後爲湖州長史以卒享年四十有一其狀貌奇偉望之昂然而卽之溫溫久而愈可愛慕其才雖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其擊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賴天子聰明仁聖凡當時所指名而排斥二三大臣而下欲以子美爲根而累之者皆蒙

保全今並列於榮寵雖與子美同時飲酒得罪之人多一時之豪俊亦被收采進顯於朝廷而子美獨不幸死矣豈非其命也悲夫

張右丞傳

宋史

張雍德州安德人治毛氏詩開寶六年中第釋褐東關尉太平興國初有薦其材者呂歸改將作監丞知南雄州遷太子右贊善大夫知開封府司錄參軍事俄爲祕書丞充推官坐慮囚失實免雍熙初復爲祕書丞御史臺推置官改鹽鐵推官賜緋衣遷右補闕充判官端拱初轉工部郎中判度支勾院賜金紫未幾又爲鹽鐵判官兼判勾院逾年以本官兼侍御史知雜事歲餘出爲淮南轉運使淳化初選爲太府少卿二年又加右諫議大夫徙兩浙轉運使入知審刑院三年充戶部使出知梓州就命爲西川轉運使俄復知梓州四年春蜀州青城民王小波聚衆爲亂小波死又推

三台縣志

卷二十二

九

三台新民印刷公司代印

其妻弟李順爲帥衆至萬人雍聞之訓練士卒得城中兵三千餘又募強勇千人守城釐綿州金帛以實帑藏推官陳世卿治戎器掌書記施謂權鹽院判官謝濤伐山木爲竿銷鐘爲箭鏑紐布爲索守械悉備遣推官盛梁請兵於朝五年正月成都守不守綿邛彭蜀漢州永康軍悉陷於賊順入成都潛號大蜀王兇勢甚盛遣其渠賊帥衆十餘萬入梓州雍與都巡檢使盧斌登堞望之賊所出兵皆老弱疲憊無鎧甲斌請開北門擊之雍曰不可賊或詐見弱設伏伺我又城中吏民心志未定脫爲伏兵所突則內外墮其姦計非良策也未幾果有卒依敵樓呼嘯與外爲應亟斬以徇賊大設梯衝火車晝夜鼓譟攻城益急城中軍民速發機石火箭等具雜下賊稍退復治攻具於城西北隅雍給曰軍士趣治裝吾將開東門出擊賊陽出東門實伏北賊升牛頭山以望內信然伏精兵萬餘於山之東隅以

待我雍卽召敢死士百輩繼而盡下焚其攻具自午達申殆盡而兇黨數乘城進戰皆不利一日北風晝晦賊乘風縱火急攻北門雍與斌等領兵據門立矢石間固守不動賊爲之少却自二月四日至四月二十三日長圍凡八旬會王繼恩遣石智融分兵數千來援賊始潰去遣施謂入奏上手詔褒美擢爲給事中斌爲西京作坊使領誠州刺史世卿爲掌書記謂爲節度判官濤爲觀察推官又以通判將作監丞趙賀爲太子中舍監軍供奉官辛規爲內殿崇班至道二年改工部侍郎明年召歸後知永興軍府轉禮部侍郎改刑部充度支使咸平四年遷鹽鐵使尋拜戶部侍郎復知審刑院出知秦州徙鳳翔府景德初權知開封府三年改兵部侍郎同知審官院明年車駕朝陵判留司尙書省出知鄧州大中祥符元年請老以尙書右丞致仕命未至而卒年七十錄其子太常侍太祝太初爲大理

三台縣志

卷二十二

十

三台新民印刷公司代印

評事給俸終喪既而太初卒復以其次子祕書省校書郎太冲爲大理評事雍姿貌魯樸始登科爲滕中正婿中正子錫世寧咸笑之中正曰此人異日必顯達壽考非汝曹所及後錫兄弟雖有名然終不越郎署亦無耆老者慶歷元年郊祀詔國朝將帥有扞邊禦寇勳業著聞者令史院檢閱以聞凡二百四家雍其一也

趙侯祠堂記

楊天惠

吾里有仁焉銅山趙侯純祐名申錫本故家子有美才數試吏以能聞於人由州縣三陟奉議郎知華陽縣華陽隸成都其治直府城中央戶版夥繁訟獄紛委固倍餘邑又與尹廷四五行臺纏連錯峙勢相關制難於專達趙侯獨富風力敏功緒遇整忍事尤喜爲之縣故有沙坎堰不知起於何人凡灌田三萬七百九十畝頗沃美然歲月猥深官不時省堰浸堙缺

江流亦遷去田因以廢葬在草間雖世業者尙棄弗顧而浮客尤輕亡徒不可留以故公租歲閣一千餘緡省賦歲閣四百餘緡而私獲之失不在歲侯至則喟然曰曩輸入而今不入曩獲美而今無餘豈不可爲耶爲而新之豈不在我由是訪遺跡按故道參校圖錄訂以耆舊遂相地宜築堤故處高二十五丈長四百四十尺其基之濶如高之數用木五百章撻竹二萬箇役夫五萬指不浹旬功告就水卽赴溝支分脈別油油宛宛醜灌如初時願復故業者願就新廩者挾牘自言惟恐人先銓未交起陸隴飭治土膏和美秔稻奮張於是草萊畢漑而洫有賸流人曰是非水泉之利也侯實利我租賦迄入而私有衍藏人曰是非田租之賜也侯實賜我乃卽堰側構新室乃圖侯像於其中曰使世世子孫無侯忘也因走人過余求爲之記余觀魏史起論西門豹不能美鄴田爲不仁不知引漳水爲不

三台縣志

卷二十二

十一

三台新民印刷公司代印

智豹賢令也其治鄴使人不敢欺當時無及焉者豈以一不圖此蒙不仁不智之名後世不以爲過及起繼之卒能化瀉鹵生稻梁爲鄴人所歌誠賢於豹遠甚今侯風力如是功緒如是假令與豹易地與起並時吾知河內之績不在起在侯無疑也非直賢於豹而已頃者侯治廳廡得斷碑壁下蓋前令趙世長種柳詩也其自敍嘗從乖崖行柳按轡昇仙橋上隨而觀者數千人乖崖曰此趙公手植也宜呼趙公柳人咸應曰諾侯讀之及半忽驚寤髣髴類其疇昔所爲遽拓本示余且言當復種此以竟趙公故事然侯方從辟書佐漕幘柳之種否未可知余欲寄聲父老幸爲侯植五株堂旁勿翦勿伐以永侯愛思宜有益父老其聽余言勿忽政和元年記

送馮叔明知梓州序

秦觀

上卽位之明年有詔侍從之官各舉部使者二人故龍圖閣直學士滕公

與二三耆老皆以馮侯叔明應詔即日除陝西路提點刑獄公事觀嘗問於滕公曰馮侯何如人公曰有守君子也觀曰何以知之公曰昔高平之帥環慶也環將种古以寧守史籍變其熟羌獄上書訟寃其言高平公不法者七事朝廷疑之卽寧州置獄而馮侯以御史推直實奉詔往訊是時高平公坐言事去執政有惡之者欲中以危法久矣此獄之起人皆爲懼及馮侯詔對神宗曰帥臣不法萬一有之恐誤邊事然范純仁爲時名卿宜審治所以遣吏者政恐有差誤耳卽賜緋衣銀魚馮侯拜賜出執政謂曰上怒慶帥甚君其慎之馮侯曰上意亦無他因誦所聞德者執政不悅及考按連逮熟羌之獄實不可變而古所言高平公七事皆無狀附置以聞執政殊失望會史籍有異詞詔遣晉卿覆治執政因言范純仁事亦恐治未竟願令晉卿盡覆神宗曰范純仁事已明白勿復治也獄具如馮侯

章於是籍古皆得罪而高平公獨免執政大不快未幾高平公復爲都帥所奏謫守信陽而馮侯失用事者意亦竟罷去由是言之非有守君子而何觀曰如公所云殆古之遺直也豈特部使者而已哉後六年馮侯自尙書郎出守梓潼加集賢校理實始相識質其事信然嗚呼古語有之人能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信斯言也方高平公被誣上有聖天子之無私下有良使者之不撓可以免矣而二三子表裏爲姦始終巧請至於抵罪而後已可不謂人能勝天乎然當時所謂用事之臣與諸附麗之者今日屈指數之幾人爲能無恙而高平公方以故相之重保釐西洛郊馮侯亦通籍儒館持節鄉郡其福祿壽考功業未艾也可不謂天定亦能勝人乎馮侯將行同舍之士二十有八人餞飲於慈孝佛寺又將屬賦詩而觀以拙陋所欲言者不能盡之於詩乃述舊聞並以嘗所感嘆者爲序贈之

答潼川運使何舍人啟

王十朋

鄙水期年治亡善狀夔門萬里地竊巨藩揣庸繆以何堪恃高明而自慰
某官學本自得才尤不羣道造子思之誠氣養孟軻之浩傑立角出於永
嘉多士之地難進易退於權臣用事之秋翕然稱鄉先生卓爾爲天下士
分符持憲不辭蜀道之難憂國愛民寧羨錦城之樂某叨預梓里稔聞月
評仰齒德爵之俱尊喜風馬牛之相及叱西州之馭移孝子而爲忠臣依
章皋之賢視青天其如平地

改除潼川運判辭廟祝文

魏了翁

某頃被誤旨嘗以司臬兼攝漕引方維譴薄不堪共二乃叨申命且俾爲
真凜乎未知攸濟旣卽憲治函祇成命將以詰朝往莅厥司惟神昭知罔
有遐邇尙終相之

三台縣志

卷二十二

十三

三台新民印刷公司代印

顧齋銘

并序

潼川嚴師夔過予江陽孜孜焉敏學而審問與之語氣聽而神受將以研
覈道理釋回矯偏惟君子之歸嘗從容言曰昔者吾摘中庸語名吾齋廬
曰顧夫子其爲我銘之嗚呼斯爲學之大端也予何敢辭銘曰仲尼之道
博大如天仰高而鑽堅似不可企及然而其言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
焉夫事父事君與施諸兄弟朋友之間此庸德庸言事耳而仲尼自名以
發於詞子思不諱以著於篇人謂德愈盛則詞愈謙豈知知愈明則言愈
艱言之艱則言必顧行知之明則行必顧言謂顧者何詩之乃眷西顧書
之開厥顧天反求熟察周覽還觀蓋反覆而視後非果敢而直前嗚呼子
韶其尙勉旃此衆人之所易而仲尼之所難

書潼川柳彥養墓碑陰

先天之學秦漢而後惟魏伯陽窺見此意至華山陳處士圖南始發其祕一再傳而爲邵子建圖著書以示人曰先天學心法也故圖皆自中起萬化萬事皆生於心嗚呼衆人以易觀易而滯於易邵子以易觀心而得乎心滯於易則象數文字然耳得乎心則天地萬物與我一本也邵子死而失其傳迨漢上朱氏及朱文公蔡元定始申其說吾鄉觀物張公行成亦嘗推本邵氏說爲通變經世諸書故今鄉父兄往往有能道之者余雖生晚亦幸得與聞乎此然師友之口未能浹洽蓄疑蘊惑罕所質問來守潼川乃得郡人柳振坤其父申錫先天太極諸書以示余自一歲一月一日一身皆有圖說至於九疇會極中央立極中星合極復分畫而附益之又作三易圖說十卷以探文義周孔之祕而上下經六十四卦卦爲二圖以釋其義嗚呼是區區者奚所爲而然哉身既隱矣名既喪矣非以釣名干

澤也自陰陽五行星歷氣候反覆參驗以求之心凡所以自明而已余既不及與柳君接其說有余所弗及余所偶同又有余所欲言於君者皆不得而相與可否焉旣以恨恨又嘆夫世之有志於學而不見知於人稿項黃馘以死者多矣然其書固不與俱亡也葬有日吾友度周卿爲銘其墓振坤更欲求吾語以識諸碑陰振坤之所以稱美愛錄者亦旣無所不盡矣雖然洞洞乎屬屬乎如執玉如奉盈如將失之振坤苟於是而求之以不墜考志焉茲其爲稱美愛錄也不旣多乎尙懋敬之

題劉左史光祖所書潼川陳荷之母任氏墓志

潼川陳荷之以其母任氏之墓屬銘於起居劉公公前後四仕於潼習其族世土風故記載平實可傳世示後昔人之葬求之天下名能文辭者必曰是其死不爲辱而名永長存况公端人也其言滋可信荷也持是有以

葬云

知威州祿堅復墓志銘

開禧改元王帥將北征予時召對玉堂失權貴人意潼川祿子固擢進士造廷首以高瞻叔書來謁既亦以正論居末等予與之定交焉予既補外念薦賢所以報國厭於權力撓於請寄乃盟心自詭自守郡以來凡請者弗予將以少戢趨競會詳刑東川子固爲安岳丞循循自守予始至境卽懷安傳舍擇書問之不至者四人舉之於子固之辭曰盡心職守不求人知人謂是舉也數十年所無子固亦曰是真知我者其後俾攝遂寧學官又其後守潼川除館延之益得以察其所安信前言之爲實錄也祿本于姓以王父字爲氏唐季曰宗憲始自鳳翔徙名數於鄴至本朝曰儒舉賢良方正科與眉山蘇氏厚善儒生助舉鄉進士助生天授天授生居一累

三台縣志

卷二十二

十五

三台新民印刷公司代印

贈朝奉郎居一生二子長曰柬之登進士第善詞章尤任治劇淳熙初知敘州南蠻抄境上帥師討定以功除直祕閣成都府路提點刑獄次曰標之以經學教授於家累贈朝請郎娶馬氏封宜人子固之父也子固名堅復生十七年而孤弟妹幼弱家貧爲太夫人憂子固率子弟從舅氏傳堂先生王君行問學夙夜不敢怠習戴氏禮有鄉曲之譽君行名軫潼之秀彥也金堂仲明舉以禮幣致子固遣二子從遊凡再舉於鄉登進士第仕小溪食簿椽之祿將母一時諸公皆以學術操履期之舉考及格關陞爲渠江令沂國安公專闡于蜀辟黔州錄事參軍攝通判事將以成其秩秩行至合陽念母而反沂公不能奪也期年來安岳以舉主尙書左銓注知蓬溪縣母喪去官服除從外銓擬什邡縣會有堂授者復求蓬谿凡九閱月又爲人所先復堂授知綿竹縣秩滿通判永康軍嘉定府會資州闕守

制置使選子固攝事充四川類試院考校官差知威州解官來歸中道得疾寓漢州傳法僧舍去家僅兩日程而卒紹定六年十二月己丑也得年六十娶馬氏男女各三人長男紹本奏補將仕郎次諫孫後族父於祕閣爲諸孫季曰呂孫子固治命俾受致仕恩爲叔父甲男之子長女適閻德芳次適陳飛騰次適馬口口皆業進士外孫男女四人卒之明年端平元年十一月甲子葬於射洪縣依德里聖水原之新兆子固天資謹厚念德不怠每思二親輒欲絕旨口甘友愛二弟無行而不與俱也清淨寡欲訟獄必躬聽之麗于罰者重輕平允後不爲之末減人言子固所至政平訟理無他道也一生知己如安子文劉德修楊伯昌崔正子李季允虞仲易曾器遠苟得一二賢相與已足爲重而于子固皆交口稱道無異詞葬有期紹本以姚仲有所次行實來求銘余曰我乃知子固爲敘其概而銘之固不與氣形爲俱澌盡也

劍州三賢堂記

宋王辰應

學必有師猶水之有源源遠則流長師立則道明學者之先務也孔孟而上君師之道一故比閭族黨之教修德行道藝之士興士無異習家無異尚孔孟而下君師之任分雖大聖賢之出而苟無其位則淑諸其徒傳諸來世者存乎其人而已董仲舒有言諸不在六經之科孔子之術者絕勿使進然後統繼可一而民知所從異端之派別在漢已莫知所一矧復晉唐以後哉國朝教化興行儒宗輩出慶歷嘉祐間有若春陵周子建圖著

書紹千載不傳之統明道伊川弟兄親受業於其門師友淵源實通洙泗
士生聖遠言湮之後復見堯舜三代之純全而不爲異端之所惑溺者三
先生之賜也中興以來晦庵朱子南軒張子相與講明而羽翼之正學有
宗流衍光大南軒蜀產也而家衡湘蜀士之獲親炙者蓋不數也乾道己
丑普成陳公概以直言擢上第時艮齋魏公在上庠一見與進曰世有張
南軒子知之乎吾與編修諸公資政劉公咸委重焉弗敢况也苟得見之
必有以成子之志矣授以河南南軒等書爲別道江陵謁劉公於帥府論
及理學公大喜凡南軒所與切磋玉汝之辭敷露無隱勉以涉湘與魏一
辭陳念母老謝不克往歸則與先生之猶子處而自通以書先王因其書
而得其人間答往復講習精微且爲作潔白堂記皆聖賢服行之訓辨陳
公直諒剛毅人也幼從父兄已能獨見自立又復交於當世師儒含養議

論辨益明行益篤聞而知之奚異親見而位與年俱弗偶其鄉之朋從因
其學以殫思執經隴邱當時名公卿必曰陳氏授書之力其私淑乎一鄉
之士幼壯孝弟耄耄好禮遺風今未泯也惟校序未有表出之者後十有
三年鄉先生吏部趙公大全職教是邦首創講堂爲聚萃之地顏以明善
曰所謂善性是也所謂明學是也蓋淵乎聖賢之遺言獨論前此訓詁所
未盡發者且曰劍多秀民其先儒之傳又多伊洛遺言指陳公之言也辰
應獲踵令規敬補缺典於堂之東爲屋三楹因流溯源嚴奉祠祀肖周程
三先生像於其中張子朱子左右焉而以陳趙二公附於後取吳郡學記
六經閣義例榜之曰三賢尊師也旣成率學之士以告焉且退而稔之曰
高山景行之詩君子謂之鄉仁非曰口耳云也近世矜佩青青讀儒先之
書者不爲少矣而傳誦道說殆不免乎朱子之所逆爲之慮者善學宜莫

如陳善教宜莫如趙盍亦由是而反求於心謹思而明辨無忽乎毫釐實體而序進無愧乎屋漏則循朱張之品節條理可以望先生之門牆而孔孟經世立極之大旨於是乎有餘師矣南軒之復書陳公也有曰氣質雖美而有限於天理至微而難明是以君子必貴乎學也辰應竊有志於斯而未之逮也願與吾黨勉旃庶幾乎朝夕爭事之實不徒備觀美云爾紹定四年潼川王辰應記

送杜立力夫歸西蜀序

元虞集

天歷建元詔書播告中外天下翕然同心達順蜀帥以世臣宿將乃執狂悖阻險爲暴潼川杜巖嘯一布衣遠方書生能言國家統緒之正天命人心之歸在我今上皇帝明詔忠厚之至也省臣奈何迷不知復陷吾蜀以不義之名而致殺毒於無辜者哉遂被重罪其得不死者特幸免而已蜀

事定省起杜生爲掾行御史臺與蜀憲交章論杜生事宜見表異憲臺騰狀朝廷未報也杜生以掾進奏京師事已卽西還人或謂生少留朝廷必有以處忠義先見之士者生曰吾以使事來當歸報耳不知其他也嗚呼君子之所爲惟其義之當而已矣當慷慨論逆順去就時惟知義之所在當如是耳初豈有假此望榮進之意哉不然非有肉食之奉職事之係也而甘以七尺之身自試於必死不測之危禍哉今日之事御史言之朝廷知之天下壯之學士大夫韙之爲杜生者可無憾也忠義必見用口係朝廷弗係杜生矣僕執筆太史若生之事敢軼而弗書乎非特爲鄉里之有生也

潼川王氏忠孝堂記

王公諱興其先太原人任故宋爲秦州防禦使歷四戎司都統生子仲以

雋勇聞都統沒事曹夫人有孝道憲宗皇帝帥大兵取蜀仲率豪強之士見於軍門遂以其衆立功授保寧等城招討事將命招宋守將楊大淵爲大淵所害事聞憲宗悼焉召仲子仁嗣其官仁又討保寧而大淵降世祖皇帝命爲奉議大夫潼川路總管起保寧長寧軍民立潼川城開屯田置官署收輯離散又用其力討旁近之未附者以其有勞於茲土也因家焉而仁事其母夫人亦有孝道居潼川二十餘年歿於官臨終誠其子曰先人值國家興運以故將家帥立功專城而治惟忠與孝可以事君於久遠而不墜事業也子孫頓首受教乃終長子世安遂隱居不仕而次子世英仕爲江油簿亦棄官事親於是故雲南行省參政李公源道同知潼川時名其堂曰忠孝江油之子禮以雲南省蒙古掾秩滿調官京師具事狀請著堂記是時子方受詔修皇朝經事大典輯錄祖宗功德而憲宗下蜀

三台縣志

卷二十二

十九

三台新民印刷公司代印

之事供奉學士前進士宋公本實手筆焉謹以茲記告之而俾禮以其文傳諸王氏於無窮焉

周易折衷自序

元趙 采

易該象數理未作之前其體因象數而立既作之後其理因象數而顯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河圖洛書爲天地自然之文象數之大原也二圖之象皆九位故伏羲則之畫爲長短之九畫成乾坤二卦之小成由乾坤而八卦八卦而六十四卦以左右交互而觀則兩卦得十八畫二九也是謂先天圖邵子所謂交易之易也文王則之變伏羲之卦次分上下之二經上經卦三十下經卦三十四以一反一覆而觀除八正卦外五十六卦只成二十八卦上經得十八卦下經亦得十八卦二九也是爲後天易程子所謂變易之易也或曰伏羲既因象推數而作先天交易之易

矣文王又因象推數而作後天變易之易何哉大傳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夫子蓋謂文王當殷末世憂患而興此易也曷爲見其憂患今觀後天反對卦如泰反爲否剝反爲復晉反爲明夷夬反爲姤既濟反爲未濟舉一二以類推則文王實憂慮天下後世陰陽禍福之相爲倚伏治亂安危之相爲消長君子小人之相爲進退只在一反覆間故示人以用九扶陽而抑陰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爲轉移造化之機此上下經所以皆寓用九之意豈出於聖人之智巧皆倚天地自然之象而加一倍焉耳自古聖王之致治皆用九如舜命九官禹之九宮九敍九歌是已是以周公作爻辭於乾卦首發用九之意夫子翼之曰天德不可爲首也曰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於九曰天則其可過哉則過其亢矣又於大傳三陳九卦以明文王處憂患之道上經取三

卦而陳之用一九也下經取六卦而陳之用二九也此夫子因數推理而作十翼也嗚呼易更三聖而象數義理始備自夫子歿千數百年論易者各據己見泥象數者流於詭怪說義理者淪於空寂而聖人憂患作易之旨昧矣至宋有康節邵子推明義文之卦畫而象數之學著伊川程子推衍夫子之意而卦畫之理明武夷朱文公作本義釐正上下經十翼而還其舊作啟蒙本邵子而發先天雖本義專主卜筮然於門人問答又以爲易中先儒舊說皆不可廢但互體五行納甲飛伏之類未及致思耳故愚以爲今時學者之讀易當由邵陳朱三先生之說派而上之以會義文周孔之心庶幾可與言易矣然邵子無易解其說僅見於觀物篇故愚是集以程朱傳義爲主而附以鄙見間亦竊取先儒象數變互以資發明雖然俗士口易賢人體易聖人忘易孟子著書未嘗及易邵子以爲易道存焉

且以爲善用易人能用易是爲知易嗚呼韋編三絕企東家之無過蠹簡
百年慨西伯之有憂愚雖衰老願就有道而正焉

祭湯虺文

州守張珩

嗚呼先生非今世之所重乎嗟茲叔世科第化而驕矜矣孰有沉潛而益
修者乎嗟茲叔世性命化而口耳矣孰有脫簪纓而守陋巷者乎嗟茲叔
世縉紳化而羽士矣孰有以覓理爲探穴棄人世而安棲遯者乎嗚呼先
生其兼此而有之乎正宜修齡永視而胡遽赴玉樓之棲乎今將復何爲
乎鸚舞鯉躍能復坐石寫南園之懷乎月高露冷能復剪燭設尼父之筆
乎嗚呼痛哉縮酒式奠悠悠我思爲斯文危來格尙享

東山寺新建浮圖記

明吏科
給事中張正學

余潼爲劍外都會地夙稱雄勝四面有山而牛頭附郭居中堪輿家取其

三台縣志

卷二十二

二十一

三台新民印刷公司代印

五星得主東山爲橫亘水涪凱二水滙流繞東南而下謂宜巽方有峯則
頭角崢嶸廻瀾旣倒郡治視峻級巒序呼曰文星自有青烏氏以來厥譚
尙已天順間有爲數仞浮圖者以赤木植基而成僅兩輪花甲而圯萬歷
戊子秋余同年郡公顧伯翔氏見而憐之捐俸若干金託余任其事且操
觚引疏付縉流募緣余同諸縉紳量力助工塔始肇緒余一日入成都晤
方伯余公適建塔於綿水之東南命富順良工周登亨隨予至潼易前木
而石築之仍甃以磚剛二級而採木之役作嗣有征播之擾閭閻縣罄財
力兼耗厥工遂止余時宦遊京邸凡五載餘戊戌歸來栖遲林下息心禪
悅避跡東山覽二級之招提觸千峯之勝概不覺懽然若有所失也竊念
地因人勝山川效靈九級之功始於一實協濟則易獨創則難有其舉者
詎可廢也因不揣綿力勉圖進級而至於四繼而王氏與余有同心焉進

級而至於六朱麗明氏進級而七周汝與氏李和甫氏戴禮鄉氏亦相率助緣而余董其成於是九級之崇忽不覺其寢乎就緒矣是役也今郡公蒲陽陳汝礪氏實主持之公精心急務卓識方輿篤念斯文時如有待鳩工集役捐金鑄頂陟巔瞻望神悚心飛庶幾哉旁屬奔星俯闕激電四天扶力百鬼效靈者矣吾嘗論浮圖名義自佛教入東京甫重之名爲聚相戒壇義取滅惡生善相傳肇於阿舍利藏自如來天下萬四千震旦十有九處由此言之漢以前尙泯也而崇之自明帝始堪輿之說義皇以俯察開先而精蘊尙含著作尤甚惟九星八卦準以刻符龍穴沙水取以相配盡乾坤之浩淼發造化之祕藏則自景純筠松諸君始夫論佛氏之浮圖生敬畏之遐想則積善愈崇論堪輿之文筆超凌霄之壯志則成功立觀况夫日始升而嶺岼晃朗奚羨雀離之徵風漸發而金鐸和鳴詎論幹伽

三台縣志

卷二十二

二十二

三台新民印刷公司代印

之麗嗣今東山佛日久照大明梓郡文峯爭看脫穎江山永鎮風水兼培功德周完人天胥悅茲役也豈小補云乎哉初一級始己丑秋終甲午冬海虞顧公主之臨海陳公嗣助之繼增七級始辛丑夏終癸卯春蒲陽陳公主之崇陽陳公兼助之事將竣漢陽周公助成之計費千餘金其募緣捐金姓氏具載他碑余不敏敬紀其由勒諸石以爲後之登高覽勝者致意焉時萬曆癸卯季春之望日也

修東山浮圖序

明 萬谷陽

東山者以其在州治之東也故曰東山杜工部陪王侍御登其山賦詩云東山高頂羅珍羞下顧城郭消我憂其爲勝概也久矣且志曰東山離州城四里隔江修阜如長城謂其體勢蟠蜷足以回抱一州之風氣也特表而重之然崗平麓迤尙未頓起震巽之峯乃作浮屠增峻之翼以梵刹丹

閣冠阜碧幹凌霄倒景飛暈映帶江山有砥柱中流空中樓閣之意及楚
火秦灰風景殘燼人蹟罕到但遠望草木撐天而其中如有一人焉踽踽
涼涼無侶而子立者浮屠而已初秋之夕雨聲乍歇河影漸瀉忽聞窸窣
聲聲從東山來夜渡空江水也予因誦曰古木無人徑深山何處鐘蓋亦
不解其何者一日年少陀頭左挾帙右執杖叩予曰處乎山之東者我也
盍聞清夜鐘乎殆將爲此山大破其岑寂也有聞其鐘而應其募者乎予
曰募道如鐘然大叩大鳴小叩小鳴無俟予言之贅

募修琴泉寺疏

凡言之道惟其時不達於時則無以致人之聽况以不達時之言欲求人
之財而樂其施非惟不聽將唾而嘗之矣八月朔日余臥書齋門聲闐然
見面鬚鬚者

下殘缺數字

手持冊謂余曰僧人慧覺也募建琴泉寺願得

三台縣志

卷二十一

二十三

三台新民印刷公司代印

公言弁諸端余曰嘻是欲予蹈唾而嘗之尤也此何時乎潼之雨暘不若
者天羽檄交馳者地困憊爾足而不得息肩者人以一二枯民應百十之
徭役而不能支而猶欲割已竭之脂膏以潤色佛事此不可必之數僧曰
否否人因乎地地因乎天乃可言時按誌潼爲劍關一大都會其地水陸
交衝而上應天之井耳有鉞故常有兵荒之亂人生其間士則通今學古
不恥貧賤但民俗尙奢而好樂此載於誌者可考也今其俗雖少變乎然
奢者窮之階樂者苦之藉也語曰豐土之民逸逸則易爲非瘠土之民勞
勞則善心生且有餘之施爲好名而不足者之施爲實德今日之潼窮苦
不足正爲善實德之資不時云乎哉州治之山起於龍安迤折千里翠巒
秀列觀音示現有洞窅然竅爲龍湫清空滴瀝疏越函音不啻絃之按徽
而聲隨指出也州之靈氣實聚於此登而治之棟而宇之安知水月觀音

不以楊枝洒此泉爲甘露爲天地人釋其困悴乎則又惟此時爲然今日者庇材鳩工體段已具日集百指眼見興作此僧自盡其力者之所爲也若夫萬瓦千椽匠人之費尙闕如鉢中青蓮不能作白鏹不得不以鉢持沿門耳米粟不論多寡金錢不論輕重升斗錙銖隨其意足矣其言近似有理余手病不能追琢爲章姑口述其說成句因呼吾兒敬祖書之

賀徐判轉縣令序

託鄭爲言

天開一代之運必有一代之才以爲之用而其才非安常處順者之所能爲也是必出於平陂往復之際乾健之險坤易之阻而後其才可以有爲天下余奉天子命往秦觀軍容道路口碑僉曰潼川代篆徐公賢入其城見其民以孔道疲憊四處猶歡欣鼓舞以趨事鮮愁苦太息之聲是必公之賢而後得此也然而未習公之何以能賢也及謁業師夔南萬先生而

三台縣志

卷二十二

一二十四

三台新民印刷公司代印

後知公之用其民也有道由公之自命者無窮也先生述公之言曰我幼而孤強立讀書補弟子員欲從八股起家及見天下多事乃從行間得以左右厥弼天步艱難相與播遷異國不忍離散天日黃昏鳥獸草木人物飲食俱非往見又水土不習一時相從之衆皆憂憤填胸相繼而沒者大半因念素患難行乎患難素夷狄行乎夷狄無入不自得之言有以自便也爲露宿風餐坏飲孽燔混跡乎羣醜得以自活然自念恐終身絕域不復入中國矣復入華夏以爲厚幸而又得官出於望外矣尙自私自利以富貴利達之心不爲國家辦事斯民請命耶寧爲粉毋爲墨寧爲口毋爲粕寧爲黃蘗勿爲蘆首也由是言之守此不變蓋聖賢路上人也僅僅一功名之士哉人非甚不肖亦有清白自好者也而無當乎當世之務則拘謹之意多而通才之學少也公嘗自言曰爲國爲民我之心一耳而我之

面有其四諭吾民爲慈母面不則爲嚴父面遇過兵爲妾婦面不則爲丈夫面慈非姑息安善良也嚴非苛刻服頑梗也妾婦非卑污丈夫非賈禍姑順彼意而值其實以便應給又以析其驕悍之氣使地方得安枕以過師也豈非不吐不茹知柔知剛者耶而又往往單騎問民間疾苦并琴鶴而無之如家人父子無驚官長之色而民亦不敢干以私有不便於民者必得所請而已焉人孰不欲有爲而未能如其所爲者殆稍有護息功名之意左顧右盼柔懦不決耳公則外其身而身存後其功名而功名自至焉則公之賢大畧可觀矣宰治天下可也一州一邑云乎哉潼川之民臥轍留之不得向予索文以頌之余以夔南我師豈欺我哉故援筆而述其所聞若夫公以如是之才應一代之運由邑宰而牧伯由牧伯而輔弼令譽偉業旂常鐘鼎史不勝書茲特筮仕之畧云爾

三台縣志

卷二十二

二十五

三台新民印刷公司代印

簡王兵部

某叨守珂里遂知琴泉之前天慶之右近在城北原隰隆起其名玉屏皆曰此廡紳王之宅也遂戒耕者不得近至今址猶舊也惟是遠隔光儀而臨風想望終不可得乃於麟書吐玉之地每切均候已非一日恐涉唐突故屢舉未前或傳瑤函下及而披讀無緣豈魚素半屬浮沉耶某本樗櫟當荒殘凋憊之地日不暇給形神交瘁想早已洞鑒不知雞肋奚似安得向高明而一傾吐耶

代汪州守上金方伯書

門生在山右時老師親之非只屬吏固門生也非只門生尤子之也提攜數歲猶嬰兒離襁褓而能學步見之而喜此父母之心也拜辭之日既莊訓之又溫語之日憐其貧而助之猶于數十里外展轉向蜀方而調護之

非顧我復我而能若是乎在吾師之心以爲由縣得州是學步者而躋之堂階矣乃斗大一州糧未廿石戶近百餘又爲孔道之衝而七縣已裁其二鹽亭僅數百家蓬溪半之中江之民僅數十耳俱不能與州幫濟門生惟有身代鳥飛足代馬走日不暇給言之愁仁者之耳此門生之命薄負屬望之意吾師應以爲不足教也

東山集自序

清 王新命

立言必本性情爲政務在力行余平生期此以自勗顧幼遭離亂失學長卽從事簿書無由含英咀華潤色鴻業僅於退食之暇涉獵經史竊窺中祕博搜強識討論不倦蓋癖性之所嗜也因是皇華四牡所歷名山大川偶有編述以據見聞朝堂政府追隨公卿大夫之後亦間有論說發明以達下情而宣上德朋友酬答雍容揄揚長箋短劄各殫胸臆乃疎慵成習

三台縣志

卷二十二

二十六

三台新民印刷公司代印

脫稿輒置罕有存者自戊午歲承乏豫章旋叨量移歷吳歷楚忽忽八九年其間軍興旁午羽檄紛馳籌供億而恤瘡痍拮据靡寧更有民生風俗之所係交遊感慨之所及與夫馬蹄舟楫登臨懷古或章奏或記序或詩歌皆錄之成帙自念年軼知非老之將至恐久而不能記憶也刪其繁冗存十一以授劄劄不過以志數十年中之大概並以記鄙性之所自適勉行之不敢怠耳若竟以爲有當於立言爲政也則吾豈敢吾梓人也梓城東山層崖修阜蜿蜒綿亘爲一州之勝用以名吾堂遂以名吾集云

王新命自記

予巴蜀子遺梓州末學追所淵源記爲楚之麻城縣孝感鄉人也於明初遷蜀居於遂寧縣之下八里胡王場曾祖顯吾公諱光祖家於潼川北街王父信軒公諱弼生子五人長天次諱玉城字鳳阿三諱干城字泰岳四

天五卽予父趙詔公諱千城元配予母趙氏誕三子皆不育於癸酉年四月誕余孩提時學陳俎豆爲戲予父母卽教以虔事文昌帝君朝夕瞻禮年甫十二遭張獻忠之亂予母病沒於乙酉三月是年十月二十三日脯潼川城陷火光燭天頃刻之間數萬家無一存者予家七十餘口并一九齡之妹皆目覩遇害予被擄賊營旬餘逃至文昌廟中見帝君座下有一石板開視得一土穴遂匿焉羣賊大索了如不見至夕走南鄉山莊僅以得免適予父南旋復獲聚首甫匝月予父沒於亂予形影相弔日夜逃避歷丁壬二歲而我朝大兵入蜀予年始十五東西奔竄萬死一生胡天不弔有族叔基城之難波及於予逮至保寧獄幾致不保幸不殺沒於官夫予方離幼學不識不知恥活以玷前人日欲自盡後念王氏惟有予一人或當苟延以衍宗祀幸蒙曹公憐予宦後曲加矜恤辛卯歲曹公沒隨柩

三台縣志

卷二十二

二十七

三台新民印刷公司代印

入都孰知至京遂有旗人之亂留而不返復蒙恩母馬氏憐予令攻詩書甲午歲爲予立戶丙申歲應試奉例必入成均而後准試大司成面試予以子使漆雕開仕全章下筆立就司成驚訝稱奇選入成均丁酉奉旨停科成均復以予諸生有名留國學習國書己亥歲翰林院考取筆帖式翻譯皆冠同輩而入翰院廁身清華窺石渠藜閣之藏交文章大雅之儒矣庚子內院改復內閣試選中書予兩試兩冠授中書舍人獲參預中祕機務一時俊彥諸公以予得國書枕祕日相過從益得觀摩相長由此以後復歷十載量移柏府都事當事巨公每屬刪繕疏草有代草禁止藩旗官弁罷古行市一疏稱旨又代草畿輔旗民雜處以致盜賊充斥一疏則有莊頭以盜賊爲爪牙盜賊以莊頭爲護符之句年餘量移樞部車駕司員外郎定直省衝僻調職方司管機密定則例代草弛馬禁一疏有盜賊之

生發原不在民間養馬不養馬之語覆藩兵宜分防一疏則又有無事分防有事抽調原自並行不悖之語匝歲則例成有奉差江南審勘之役至白門閱邸抄見撤藩之事卽謂同事者曰此事誠然大費躊躇及還朝不數日忽有往滇之命予以漢人不足供使令辭於少宗伯折公掌院學士傅公答云出自上裁曾以此行關係甚重具奏奉有王新命汝等不知朕深知之凡事與彼共商無錯適江南回朕豈不知之旨遂治裝隨行於十月初五日抵滇宣旨畢回公署見吳三桂進退周旋過恭遂以叵測白二公至十一月二十夜果變平日閹者以聞卽詣二公處言我輩滇南之行人皆知有此變今事已至此惟有死以報朝廷毋恐懼以遺後世羞相聚一室以待及飯時三桂差侍衛賈茶至予出如常迎出遙望甲冑森列刀戟相向不下數百層予竊哂之何用此爲哉入茶畢侍衛言三桂問起居

不意昨宵兵變恐有疏失特令夏國相帶領精兵以衛放心毋畏予卽應聲曰王乃朝廷親王旣云兵變善爲安輯何必爲我輩慮我輩無不放心凡天下事有可畏則畏無可畏則不畏今有何可畏而云毋畏彼云此乃王言不敢不陳予應之曰王言固然可卽以予言啟覆遂各散去由是羈於滇者旬日子已置死生於度外及起行北旋人皆疑懼予言我輩皆久死之人有何疑懼乃從刀鋸劍戟中相夾而行羊腸崎嶇跋涉三月仗朝廷威福出滇黔渡洞庭竟獲生還殊愧有負上使至武昌疾馳抵都蒙皇恩不加罪譴仍掌機務彼時變起倉卒莫能固守滇黔皆沒西蜀亦陷予以滇黔不守者非人心之不固實勢孤力弱之使然棄城則國有常典拒守則力不能支暫偷生一時以俟恢復耳其失陷地方文武軍民宜除罪自新白執事奏聞遂奉文武軍民一概赦除之特諭未幾耿精忠復反於

浙閩王輔臣助叛於西秦而陝之蘭鞏興漢亦沒由平涼天水以及楚之
鄖均襄荆岳陽洞庭之間在在相持江右之撫建廣饒皆沒吉安賊踞贛
南隔絕所存者不過袁臨南瑞諸郡而郊外寇聚絕人行矣未幾江南之
徽郡全陷耿逆出仙霞直犯衢城溫處俱沒臺紹金嚴處處蜂起是時也
羽檄交馳機務旁午目覩手披耳聽口授應接不暇甚至夜以繼日然皆
遙度臆斷雖不敢僭擬借箸之籌竊欲時效聚米之形不拘成例不尼小
節不避嫌疑輒陳一得一日陝督以陣擒逆賊二十餘人請正法予觀疏
內皆我被脅兵丁隨以此輩殺之允當然不若釋之以安反側遂得兪旨
而楚北復有不法之徒黃金龍孫調元等案勾通竊應予以多事之際人
心風鶴若深求不惟株連無辜竊恐人心搖動此等事既發應責該撫審
明卽行正法然後題報其父母兄弟妻子一概免究復荷兪旨時楚北催

三台縣志

卷二十二

二十九

三台新民印刷公司代印

徵過急予白當事四郊多壘百姓逃避應緩以三年帶徵江右大兵恢復
無辦者誅戮子女悉被俘掠予以小民去辦實出無可奈何不應誅戮至
賊營子女皆屬難民從無作賊攜妻子同行之理宜放歸完娶而陝西王
輔臣之變全秦動搖兵食皆虛予以三邊百姓素稱强悍宜諭以無論紳
衿庶民自願從軍者有功一體議敘不旬日而集數萬師靖逆張公出蘭
州取洮鞏忠愍陳公由靈武下固原而輔臣遊魂釜底無爲矣復以糧餉
不繼遂奏除本年民賦聽捐輸事平議敘議價不惟不匱且充裕矣西安
又以大兵雲集無糧見告是時關中岌岌徵無可徵深足爲慮予以平陽
至長安不過千餘里聽民完糧抵賦平給脚價逐站遞運不惟不勞民亦
且一月可至無足慮後果未匝月二十萬糧已達長安兵食皆足此予一
時揆度機宜運籌轉餉之大概也其他隨時斟酌相機分佈難以枚舉皆

蒙諸王大臣許可安親王復面諭人若如王章京之勤慎明敏始可稱官本藩並未觀其匹也本藩及在廷諸臣無不佳爾朝廷深知爾殫心供職予祇聆之下不勝惶懼日夕黽勉未幾坐名陞刑部郎中旋以機務殷繁復留樞曹至康熙十五年循資按例仍陞刑部郎中歷陝西四川浙江江南四司定條例是時積案繁多矜疑大獄易涉羅網予惟捐除故套芟去繁苛力行寬仁加意欽恤以副朝廷好生至意戊午夏江西藩司員缺上特諭以各部郎中會推大司寇龍懷姚公以予同使江南存心仁厚處事精祥特舉而滿漢大僚皆稱當少司農環極魏公復以予清操足以風世端方足以振俗敏練足以治劇予聞之彌增愧赧竟奉俞旨陞授益深惶悚維時江右多事辭則不敢勉承之任當予備員樞曹頗悉江右不平之故由於十三四五年逋賦並徵外而督撫親王將軍內而科道侍郎尙

書條奏十餘疏未得俞允予抵任剴切詳陳荷蒙皇恩特頒上諭蠲除銀米數百萬一時懽動山谷昔之所謂賊者皆賣劍買犢尋廬復業矣然一時收拾人心投誠給劄不無過濫而若輩每藉此生事地方予適護理撫事遵諭陳言以此輩始因賊而得官今以官而害民以致人人以爲不若爲賊之得計事犯宜追劄報部與齊民一體治罪荷諭旨通行由是奸宄斂跡庚申四月忽奉巡撫湖北之命驚措無地具疏請陞見蒙溫旨未允所請著卽赴任甫過蘄黃而武昌以逃兵變聞予掉小舟携二三僮僕一夕抵鄂城見大兵環於城外逃兵踞於城內勢甚洶洶予以此事所關甚鉅逆寇仍持於辰沅之間復聞洞庭安化等處逃叛者千百成羣若將此一二千人盡置之於法不惟不可勝誅且恐洞庭各路聞風而起大爲隱憂宜曉以皇恩貸以不死發軍前効力贖罪乃得計白之總憲折公會疏

蒙俞旨發遣未幾譚宏復叛於蜀奉命令予往荆料理糧餉減從星馳至荆一時大兵雲集芻糗未儲且從歸巴巫夔忠萬逆流輓輸絡繹支應隨師而進自分亘古從無之事况奉有誤卽軍法從事之嚴旨人人惴懷幸仗皇威所向克捷不數月而削平糧米無誤大兵直抵滇南復責湖北人夫七千名赴黔運糧一時小民在在惶懼况人至七千管轄少疎詎免叵測遂具疏痛陳邀停免兩閱歲始旋會城予行年五十兩目漸花血氣亦衰撫今追昔自憐自嘆既無伯叔終鮮兄弟所生纘緒一子三女皆幼恐年久失記因記於武昌署齋使吾子若孫觀此知其始末且予生際滄桑遭家不造有祖宗之成業而不獲守躬自創立以至於斯是蒼天之所佑予者至周至篤而予之所以自持者其難其慎吾父吾母自予登仕籍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贈顯榮泉壤皆吾祖宗積善成德皇天眷佑也至予

三台縣志

卷二十二

三十一

三台新民印刷公司代印

競競自守生平惟期讀書明理少習帖括長閱經史以及天文地理方輿象數兵農禮樂之書俱好覽觀幸備員中祕樞曹得以博窺羣書探討載籍然不過流覽涉獵未克融會貫通也居恆應事接物惟時加省察以簡靜飭躬以澹泊持志以坦容養性每反躬多疚寡過未能也後之子孫當必恭必敬克勤克儉惟守清白毋忘艱難庶不失予肯構貽謀之心乎康熙二十有二年歲次癸亥春正月上浣新命自記

高加堰關帝廟碑記

皇帝東巡閱黃河至高加堰新命總制兩江得與扈從歷丁卯量移閩淞及次年戊辰奉有總督河道之命往來堰上固數數也再閱歲在己巳春正月皇帝軫念河工關係漕運民生復舉時巡之典駐驛高堰新命復得扈從蓋高堰爲淮陽之門戶南捍長淮北抵黃流所裨於河工甚鉅石堤

之中有帝君關夫子廟建自明神宗時吳興印川藩公感頰面頰髯之夢反風拒水之異奏請祠額歲時祭祀者也迄今法像巍峩而廟貌傾圮淮安府分管山旴同知劉暉等矢心興復庀材鳩工不數月間門廡殿寢煌煌翼翼垣墉周密庖湍清潔落成請記於予予維傳云能禦大災則祀之聖帝之靈瀾淪宇宙何地不薦馨香寧獨於此而祀之中外凡有血氣莫不蒙休藉蔭寧獨於此而捍禦災患或謂大山長川皆有主宰神金龍四大王河神也張將軍淮神也各司其地高堰襟淮帶河砥柱巨浸意者非聖帝不足以鎮之歟按高堰爲漢廣陵太守陳登所築元龍守廣陵在建安中正與聖帝同時則此堰實與聖帝相始終歟世傳大禹治水有黃龍相助開江九載而功成又傳大禹三至桐柏獲淮渦水神形猶獼猴力踰九象命庚辰制之龜山之麓淮水乃安其說似近乎誕及諸葛武侯總師

三台縣志

卷二十二

三十一

三台新民印刷公司代印

西蜀去大禹三千餘年乃爲之記曰大江石壁間有神像影現鬢髮眉鬚冠裳宛然如彩畫前豎一旌旗右駐一黃犢猶有董工開導之勢者因復建其廟目之曰黃陵以顯神功龜淮犢廟有支祁井爲禹鎖水神處至今遺跡猶存蘇文忠公有龜山下瞰支祁宮之句且其說又非誕大約馮彝川石浮天載地洪蒙震盪靡所不有惟賴有神以鎮之易不云乎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聖帝平準五行綱紀八維其英靈奚啻黃龍庚辰廟食於茲堰固宜也且堰之爲名取乎加高之義茲者蜿蜒綿亘巍然屹然聖帝之廟高峙其上春秋嚮祀奉黍稷以告曰潔粢豐盛爲其沮洳皆成沃壤而民守恆產也奉犧牲以告曰博碩肥腴爲其澤潦不浸而物無疵癘也奉酒醴以告曰芳醑澄醪爲其三時不害萬寶告成百室盈寧也猗歟盛哉周頌時邁之詩曰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此巡狩而朝

會祭祀之樂歌也今天子聖神文武治臻上理萬國來朝百靈效順淮黃安瀾海口底績聖帝默運天工保合太平鞏固無疆此堰之時爲金湯不待言也因拜而爲之記

譚氏滋善堂家譜敘

彭肇洙

余與公交久公生平總元戎勤國事威懾邊服名垂禁闈履驚涉險善始全終謂宇內一偉人而家事源流孝友敦族未一二悉既而掌教來潼與諸嗣君欵接登祠堂匾曰滋善蓋先代所願貽後人法守且俾世世子孫溯本源者歸宗於此額遐哉遠矣語曰樹德務滋書曰天道無親惟與善人公之紆金紫而秉旄鉞也豈偶然歟而大名副鎮次公愀然謂余曰茲堂之成也先君數十年心血在焉初歷守府任卽推身產以供家祭晉秩後益田畝以附之每歲祭餘則以分恤族中貧乏人無不足於衣食而宗

三台縣志

卷二十二

三十三

三台新民印刷公司代印

祠始得以告成有譜澤在君曷爲我敘之余不獲辭接閱竟不覺掩卷而嘆息也嗟乎譚公之不忘其本也蓋承先世之善滋之於身而又以其身之善滋之後人也彼士大夫聳高軒擁大旆榮耀當路視子姓骨肉若馬牛其風誰肯於霜枝露葉之餘一思高曾之脈絡而講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之誼耶公身踐戎務四十年而此四十年中由粵而楚而閩而齊而吳而越復由嶺西之滋勦逆苗冒毒霧騎無刻息宜不暇成此鉅典矣而追源吳會溯流荆楚綜兩川之親者疎者渙散者一一而縷晰之讀其自序尊祖敬宗之心有不油然而興者尙可爲人子孫乎且夫襲祖宗之澤而不能庇其根本非孝也廕君父之榮而不能資其保障非忠也昔者韋賢以一經遺子而七傳輔佐石奮以忠厚訓後而萬石充庭其殆先世閩善之謂乎范文正置義田贍宗族而其鎮守西夏也夏人爲之歌曰軍中有

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胆其殆今日我公之謂乎惟積善深斯發祥遠惟滋本厚斯食報豐故其生也簡畀三朝總戎七省其歿也九重追諡千兩會車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若公者可以當之而無愧歟况乎文武繼踵簪纓累葉代復一代續其意而推之則茲譜茲堂之光昭於西蜀也方且卜世卜年而未有已余承嗣君屬重以夙荷知交爰率筆而爲之序

清乾隆賜譚行義祭文

皇帝諭祭於福建提督譚行義之靈曰宣力封疆臣子勵匪躬之誼寵榮典禮朝廷廣逮下之恩特賁絲綸式光俎豆爾福建提督譚行義宅衷果毅蒞事敬共訓練有方蚤矢公於夙夜奮揚在念克奉職於馳驅周七省以總戎綱紀是飭控八閩而重鎮節制咸宜溘逝遽聞軫念良切載稽彝憲用展明禋於戲著有成勞炳芳名於弈世膺茲優錫表偉畧於當年牲

三台縣志

卷二十二

三十四

三台新民印刷公司代印

醴備陳苾芬馨薦靈其不昧尙克欽承

清乾隆賜譚行義碑文

節鉞領千陬之任作保障於遐方琬琰昭恤下之施獎成勞於弈曠爰申綸綍用慰泉壚爾原任福建提督譚行義夙嫻武畧早總戎韜屬邊徼之救寧猶勤訓練正海疆之綏謐俾統趨桓牙旗表壁壘之嚴弁服慶烽烟之靖方期宣力何意淪殂稽舊典於明禋詔禮官爲議諡錫之恭愨象厥生平於戲永懷將帥之臣昭茲恩命式賁松楸之色宜爾後人著有令聞垂之無斁

毀張獻忠遺像記

清乾隆己未
進士潼川 王程焄

明季梓潼人僭逆賊張獻忠威肖其像於風洞樓享祀不衰綿邑賢侯安公出梓潼道中見逆賊像嘗之曰此狗彘不食之餘也而人猶畏之而且

共神之賊安得如是命左右立磔之陳於道嗚呼逆賊漏網於今幾百年矣當其竊神位亂禋祀愚夫愚婦之所禱祀而駭汗潔牲醴而供粢盛觸以我公浩氣碎膚監腦卽所以殄凶殘於既往示鑒戒於將來夫豈偶然蓋公之爲政也肅而寬恭而有禮見一善則以禮爲羅羅而致之席上見一不善則從而鞭扑之又從而咨嗟誥誡之彰善癉惡其天性也公諱洪德善書其鋒如芙蓉之鏗光芒不可逼亦可以知公之大凡矣梓潼縣志

侯氏義犬記

清邑令鄭璇

義犬者鄉民侯懷誥家所畜也懷誥及其妻與子女於乾隆五十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夜半爲賊所害一家四命斃焉予聞報往驗將及侯氏之村數里一黑犬來輿前若迎謁者然予初不知誰氏之犬也至屍所犬作嗚咽聲蹙之不去時旁觀者全集犬環視若尋覓而未得焉侯素務農兼織

三台縣志

卷二十二

三十五

三台新民印刷公司代印

布死於機上其妻相枕藉有互爲保護狀其子女則已就寢皆死於牀予察其情疑其素識之賊蓋素識則往來熟而可不下機其殲及子女者恐識姓氏欲以滅口也因問懷誥之父曰爾不與子同居爾子耕且織豈無一人分勞者乎曰有傭人石功贊者去而復來因微嫌今又去數日矣予觸機心動謂懷誥之死死於石彼石功贊者得勿用石而加功者乎心疑之時石遠颺矣又問其族人有平昔不端爲鄉黨所鄙棄者乎其父曰族中名懷恩者屢犯竊今其人亦數日不見矣乃密令人呼來懷恩極口呼號求爲其堂兄申冤詞雖切而狀貌兇獍疑其與石功贊同謀而未能遽信也權禁之禱於城隍籤得猿啼兩岸之句益疑其爲侯與石也乃以石侯二字作鬪令犬嗅之犬足履二鬪狺狺跳躍似有深憾者爰令幹役牽犬至城外聽其所之而役尾其後至鄉民李恭華家犬入其廬不去役詢

李李以石所存衣被視有血跡始大懼蓋李與石厚時相往來但知其赴德陽而不知其兇殺也至是慮爲波累欲誘其歸與役偵得之一訊而服功贖者挾被逐之嫌實爲始謀而懷恩則求借不遂因而懷怨同謀加功者也獄成申詳上憲立正典刑懸首通衢人心痛快懷誥之父感犬之義永畜於家夫石與侯雖非主僕而食於侯者有年乃因小隙遂害其全家卽剖其屍寢其皮必爲犬所唾棄也悲夫

重修仁和橋碑

清乾隆甲寅恩科
舉人任簡州學正 謹孝本

溪發源自青臺山麓逶迤百折吞諸谷溝澮漢水流經於斯下流不百步與清溪水合演漾渟滃而乃東下遙滙於涪江時夫潦淨潭清窮陰沍寒溪之隘處有力者可躍而過值夏潦秋霖一切溪澗泛溢兼之二水交合浪勢狂鬥幾漉漉成巨浸兩岸行人往往望洋而阻在昔老成人竊憫

三台縣志

卷二十二

三十六

三台新民印刷公司代印

之曾經制有橋甚偉以利其涉逾五十紀嘉慶丙辰夏溪水泛溢下流縮束處逆漲噎滴水勢不甚通瀉浩漫蕩激級礎崩圯橋遂至大壓而前功因頽塌無餘近境仁人長者目擊傾廢爭有復舊橋便於是衆議僉同爰集斤鋸爰會錘鐸目揣而心計焉謂溪小而深橋必高廣乃可壯厥基兩岸善崩務厚布其堤以扞激瀨溪底必植巨椿密樁其下叢臥礎石盤互蟠結以醜水勢中豎兩礮爲洞以行水者三而後成橋高二丈縱十五尺衡八尺其址仍舊基其匠值一切夫役需用之數則取之兩岸人士其始事於嘉慶元年之季冬其功訖於次年之孟夏規模閎傑視昔有加雖復湍瀨衝激風日掀曝無由泐其壯而液其固也於美績哉是役也雖非若創功通衢衝要動糜巨萬而欲期一勞永逸調度咸歸得體非二三百金亦未可倉卒辦者願諸彼而彼無或吝謀諸此而此亦樂施事之易觀厥

成由人之好行其德想見此都人士慷慨之風尙敦古處則斯橋之爲千萬世利也其可既乎工竣屬筆於余謹撰次其事之顛末如此仍以仁名蓋以橋卽聿新址惟其舊且以見天下事成規宜復未可聽其朽壞而莫之振也有如是夫

署潼川府知府彭君墓表

劉蓉

君諱洋中字彥深一字曉杭姓彭氏少則端亮穎敏爲文務深湛之思而辭采偉麗能鬯其意所欲至年十七補縣學生旋以優等廩膳中道光戊子科舉人會試不第歸遭父喪服闋再上留京師六年時與同鄉輩流連文酒之會每一藝出皆驚嘆以爲不及其後與聯文者多入翰林或洊卿貳歷封疆而君七試會闈顧不得成進士退爲邵陽校官十有七年新化鄧學博顯鶴倡詩古文之學君既與之居游朝夕研討益發憤爲文詞以

自見府縣政令有不便於民及民所疾苦必以達於守令守令皆雅重君所言無不從也長白魁聯來署寶慶知府尤倚重君凡所爲詰姦剔暴行保甲團練諸法及議積粟府城皆出君條例佐助行之其後亂者四起終以弭息石達開擁衆廿萬圍寶慶三月守者又賴積粟以濟由是士民皆德君而大吏亦知君才之可任矣初敍團防功授雲南定遠知縣加同知銜寶慶解圍又錄君功以同知選用咸豐十年湖南巡撫駱公秉璋赴四川督治軍事奏君自隨旋留萬縣司轉運監造火箭十一年六月官軍大破綿州賊十六萬捷聞以君名上保知府留四川補用會駱公總督四川予亦旋膺布政使之命於是檄君至成都籌辦鹽貨釐金勸輸捐以佐軍餉凡三年先後收釐捐銀四百餘萬賊平敍君功加道銜誥贈君祖祖與考興緒皆爲中憲大夫祖妣王氏妣胡氏皆恭人同治三年五月以君權

潼川府知府十一月十九日卒於任年六十二明年其孤廷弼以喪還湘鄉葬本鄉三都白茅寺山左蜀自藍李之亂州縣皆借防堵名布私卡漁利自肥縣或數隘狙伺網張予抵任盡檄撤之計通省水陸衝要設局三十餘所分委廉能官紳董其事而以君提調總局州縣既不便所爲則謀薦賄於君君峻拒之則又授意商民毀局毆官吏以撼君亦不爲動也官嘗糾貪劣吏三十餘員私謁殆絕獨君間四五日輒一詣署辰入酉出或至漏下由是同僚多忌君或謂前所糾乃不可君意然君實未嘗有言也會重慶缺員予念大郡殷繁商民雜湊非綜練有介操者不可爲治則以請於駱公密疏三人以待朝命三人者遵義唐炯長安蔣若采其一君也駱公旣大韙之旋入忌者之言事遂寢未幾予赴陝西君送至新都喟然曰所以久縻於此乃以公故公今去矣吾何恃而不歸所以不忘懷者先

三台縣志

卷二十二

二十八

三台新民印刷公司代印

世贈典未得耳予感其言再書速駱公逮命下而君不及見矣後布政使江君忠濬夙賢君君勞績又最乃請君署潼川至則盡剔弊蠹與民更始遇屬吏如師弟子民有爭訟煦煦勸誡如家人興書院學以勵士行輓鄰州粟以贍饑者潼之民聽其治行而喜聞其卒而驚以戚送其喪而填咽涕泗以謂太守之賢百年父老所未聞何畜我而不卒也君初娶胡氏早卒繼室左恭人生子二廷弼縣學附生次殤女六人有文集十六卷詩四卷其葬也湘陰郭公嵩燾旣爲之銘廷弼復乞予表其墓予維國家設科目以待天下才賢彙進承其盛者二百餘年而魁奇瓌璋非常之士困屈無聞者所在有之軍興以來朝廷摻訪岩阿破資格以登豪俊由是草茅沈滯大小之才勃然興矣湖湘尤稱極盛然或懷抱偉器而不遇遇矣而不克盡伸其志亦往往而是也如君文章經術之美皆足以震蹕一時卒

之兩無所就臨老一試而天遽奪之年非其命歟嗟呼士之內自足者無待於世然以世需材之急有可以昭蘇民困之道而使迍邐蹇蹙以絀其施此潼川士民所嗟涕而君垂沒之詩所爲感愴平生自悼所志之無成也雖然君學君子之道守之蓋數十年無惡於志而志亦足以曝於天下矣遇之不終則民之不幸於君獨何歉哉予爲論次始終使碣于阡弔君之遇亦以達予之思焉

潼川重修梓潼宮碑記

林愈蕃

己卯秋府城內西南隅重修梓潼宮成首事者多楚人走百里外至草廬屬予記之且告曰吾輩居楚奉帝君者累葉矣邑鎮村墟祠宇相望殿廡櫺壁金碧輝映較崇釋老者有加焉蓋以神列在祀典與漢壽亭侯俱俎豆千秋天下翕然奉之匪獨湘漢蘄黃間爲然也歲時伏臘諸父老沐浴

三台縣志

卷二十二

三十九

三台新民印刷公司代印

潔齋率幼子童孫詣廟致蘋藻畢鄉先生敦古義繫風教者爲子弟具言帝以忠孝敬信正直凱悌爲神上應文昌司古今祿籍苟有克篤倫紀心術光明行誼純潔者必輔之翼之俾其德業大就爲國家輔其或戾是雖竭肥腴卒圭璧罔汝福焉詩不云乎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用是在廟者皆惶然懋懋然作革心易慮不願爲非蓋廟之檢攝人心有裨風化如此遷蜀後隸籍潼川散處邑田奉帝之意積不能忘城中雖有文昌祠然爲春秋祭享所關四民弗得通入雍正癸卯議創神宮衆言僉同迺合貲買地一區鳩工庀材數年而廟成正殿奉神像前殿一左右長廊四週垣壁罔闕如弗完者前分巡川北權藩憲鄭公其儲經此嘉鄉人所奉者正題其楣曰崇道顯化此廟之所緣始也乾隆辛未回祿起他處波及此宮片桷無存恭惟聖人在位斂福錫極寰宇壽福康寧吾蜀

年穀尤豐見順成懋遷餘錢未糶餘粟迺起其廢易木以磚始於壬申冬成於己卯秋衆議勒石以識本末曷次其說焉予惟帝降吾蜀梓潼卽潼川所自出也舊嘗往來其處見祠構翠微面七曲江岡阜環繞古柏蒼鬱上有盤陀石爲帝習靜讀書處殿閣崢嶸丹青窅當事者經此題詠表章弗絕廟制當爲吾蜀第一雖神之靈如水在地中無往不在而此間雲煙縹緲疑尤爲所樂居惜距此尙數百里不能使父老子弟歲時伏臘數數登之也今就近建宮燬而弗完崇奉之正始終弗貳宜不爲君子所譏者其與崇釋老爲昌黎伯所觝排惑野廟爲甫里先生碑辭所諷切者相去什伯矣且神以一身樹人倫之極爲文教司命所以垂天下後世者深切著明君輩既知事帝則所以遵帝之訓爲太平時醇良士民必須如前所述楚中故事者其肯如葉公子高之好龍崇其顛賊其眞乎哉因記其

三台縣志

卷二十二

四十

三台新民印刷公司代印

語而畧致勸勉以歸之又憶少時先仲兄携予應試多僑此宮不耐塵囂每默誦書神座旁追惟往事輒慨於中於作記尤不敢辭云

涪城棲眞院記

尹亮臣

事有昔以成而毀於今卽有前未備而後乃全者涪城之東有山寺焉石碑所傳建自漢季火於明末本朝雍正壬子重新而字塔無遺跡古人無畧焉有王季康先生康熙名宿去明未遠乾隆間猶館斯山課餘與二三黃髮共談山之興廢聞者疑爲無確證是以琴名山謂平岡形類焦桐也以大佛名寺謂峭壁像存彌陀也厥後老衲於山麓野蔓地掘得殘碣半截載大明治平三年梓州守奉牒增修勅賜棲眞院與王公所談相印證也及今屢經修補文武夫子像并著大觀而山腰高潔處宜建焚字一塔爰集衆志闢山石運厚甓經始於甲午秋越乙未冬落成其高九級其

深十尺海消遺墨廓乎有容是役也不惟足以培地脈煥人文誌其始末藉前朝片石名勝益彰因近代老成考徵足信首事捐金衆彙斯舉者均爲刻石後之君子得覽鑑焉

柳村小序

詩未錄

羅克忠

柳村四面皆翠山秀折左右溪竹橫遶中有數畝田綠衣窗戶悠然得山水之勝焉予嘗求三代以下史事之得失悟唐虞以成人道之危微冥會日久拭目遐矚已非復柳村氣象靜驗物我默念古今曠懷天地廓如也非箇中人莫知其趣家君自楚中徙蜀卜居於斯課兒講道者二十餘年區其塾曰家修務大人之學也忠於是原其意作詩八首紀於壁

諶氏養餘堂跋

清射洪舉人楊德芝

遊戎諶吉菴先生林泉之勝髣髴輞川晚年屏絕事務游息其中當時鳥

三台縣志

卷二十二

四十一

三台新民印刷公司代印

變聲秋蟲曳韻濃陰落翠夕照流虹倚茂樹對修篁翛然意遠悠悠乎與元氣游倦則頽然自放暝然就枕籩而覺焚香趺坐形骸俱忘老子謂浮游乎萬物之祖莊子謂神遊華胥之國殆謂是歟吾家進之孝廉摘張茂先詩語顏其齋曰養餘有以哉

諶氏退思齋跋

清縣令王宮午

吉菴遊戎慷慨任俠郡中軍國事派之弗辭也鄰里有蝸角之爭得一言卽解年且八十矣而健步如壯歲歲庚午華居落成囑額其小座落日退思退思補過歟則有位者之言也曰否否古人有言曰退一步想則天地空濶是卽衛公子荆苟美之意也然則吉菴其知道也哉乃濡筆代書且爲之跋時同治九年小陽月上浣

宿影亭記

蘆溪縣丞劉鍾岳

影緣形而生影所在卽形所在也形因影而著形可接影不可接也予自丁酉夏丞於斯土與吾民相接者八年餘非接以形實接以心心無影也而居官之一言一動無不與民以共見共聞卽吾之心影也養吾心正無影而後借亭沼花木以宿之影乎影乎殆吾心之所寄乎若泥形以求之猶淺之乎測吾影矣

富順場武聖宮碑

嚴謙臨

蓋聞雍門白馬貝葉翻經錦里青羊神仙駐蹕話勝因於荀勗宜壽聞鐘鑄淨果於許詢永興推宅絳雲成蓋人間開舍利之場綠玉爲階海上現辟支之果何必蓮河葱嶺給孤始解捐金豈惟鷲苑猿江大士方能捨室三邑治東場名富順冠蓋相連車輪輻輳鹽泉分火井之榮地利甲官山之富峯聯鄧蔚纓綺岫以攢雲徑轉車箱冠朱峯而礙日秋清獨眺龍潭

三台縣志

卷二十二

四十二

三台新民印刷公司代印

之萬派爭流春霽遙看虎穴之孤峯入畫金椎迎路毬門牙仗之家鐵埒盈衢里僧市魁之窟展矣塵寰之淨域洵哉欲界之仙都平時有蔭軒彭明府者考察民風留心祀典鬼謀人社曹廷之賞罰甚嚴星貫天衢秦苑之尊崇最著祀名先穡常喧賽鼓於傳苞谷應公孫高唱迎神於醉覲蓋不獨銀牀屈曲徒盛玉女之漿金鏡晶熒終類五擔之石也於是氣茂三明情超六入同結善緣共勸義舉因鹹泉之舊址建武聖之神功樂樓痕廟高插雲天抱廳廂房縵迴隔地七重蘭楯代植祇林五色琉璃時修蓮界覽三十六峯之勝概無限煙霞問四百八寺於前朝幾多雷雨孰若茲在天不寐樂施普濟之方創建非常得仗皈依之法也然其始也廬峯乍闢豈能銀殿飛來漢殿初成未必玉梁自下鵲毛徒禿詎便成橋屨氣空嘘焉能結市不知鴛摩之嶺旣多龍樹之觀自易文武夫子貌同佛髻之

青川主聖眞掌現仙人之碧向寶鴨以求誠災消熒熒驗青蚨之迭進福到財神香國頻臨似立廣寒之府神光普照如參上界之容信屬金仙之呵護悉緣善士之捐施今者四野蒙庥一街仰戴善果刻之青珉神功鏤之紫篆珊瑚七尺春蠶織無量之碑鸚鵡隻棲古薑綉頭陀之碣

雲臺山佑聖觀碑

羅意辰

蓋聞天闢禹餘聿肇三清之祖化宏元始實統萬炁之歸立空教於混成鬱爲道範樹德基於上景大啟玄宗開創度人莫考亦明龍漢至慈御運難稽綠玉古苔芍跡象之可明已締宗之先昧然而圓光七十二色歷劫四十億年上世得其眞修金繩輔治至人傳其正教寶籙靈承於是貝闕珠宮玉京夙神其締造延壽蹠氏炎漢宏創於經營爰逮後來愈崇景仰斯以鏤塵顛景眇窺先覺之涯立象假名庶得幽通之意者乎况乎元風

三台縣志

卷二十二

四十三

三台新民印刷公司代印

歷鬯旁流震旦之鄉汁氣潛孚更化羅提之國故洞靈得訣飛步升元者代有人焉是以藏眞之窟每輝映於山川尋樂之窩遂馨升於俎豆寧封栖隱之地黃帝築壇無爲鍊性之鄉後主易宅關門令尹周繆招飲而成樓司元通天左慈升仙而留蹟開派以後更僕難終矣吾蜀三臺縣出南部百里有一山焉厥名雲臺今隸潼郡古屬飛鳥毓秀鍾英裹靈抱異前環玉水孕鄴維而注大江後枕元崗連越嶲而藩三蜀右睨少陵懷忠之地山表望君左俛董仲讀書之臺峯標聖母苞諸靈蹟是謂祥峯誠巴蜀之奧區宜羣仙所高會也宋紹熙間有眞人姓趙字肖菴者託跡茲區倚石築基緣椒結屋把騏驎之電鑰啟獬豸之霞關達三貸於明威芝餐鼻觀洞八靈於璫笈道悟琴心郭宏新書金雌記燒丹之地旌揚故宅錦帷還鍊汞之鄉豈第玉案珠巾陽爐陰鼎厥蹟猶存也乎况復洪稽寶誥敬

溯仙源柱下卽廣成之身宣聖實水精之子未有不靈根夙具而能恁地
圓明者也則羽俗有肖菴真人爲立帝八十三化身非臆說也夫玉源道
君之出世再作劉沅金粟如來之後身便爲李白九垓汗漫盧敖則到處
爲家三徑蕭條稚川則庭荆不翦進剛火退柔符而道則立之又立矣升
紫府涉紅陂而身又可無不可矣真卿尸解不俟蘆刀劉合還丹但餘蟬
蛻宜其神通沕穆靈及八百餘年羽士禘禴師同一十三聖也爰洎明代
胖蠻尤神翊化靈興長民波屬趙炳之氣能禁虎忠孝全生壽光之法可
毆魔魍魎自搏以故閣增太乙蜀藩則錢出水衡樓建拱宸神宗則經頒
內府象笏昭先朝之物遠超帶鎮金山鳳書頒勝國之綸豈侈符留天寶
輪焉奐焉美矣備矣泊乎鼎革之初兵燹尤甚災丁陳隧智井滅波毒蹈
魏衝江燕巢木孔明之廟斫老柏以爲薪文翁之堂燔豐楹而當燧獨此

三台縣志

卷二十二

四十四

三台新民印刷公司代印

巍然長峙壽世則殿比靈光豈非躍厥式憑水德之旺於北極也乎若夫
上巳之吉揆度記辰士女繽紛香烟絡繹人然波律戶貢梅檀出鐘磬於
林端勝歷十洲之地沁氤氳於心曲如參八會之書良以三元九府之官
諸神猶當統攝豈第百戒千儀之衆私淑迺切尊崇屬者丙戌之春直突
未防塗隙不戒災流赤舌飛空則焰起虹蜺世換紅羊炖風則霞明蕤蓋
無樊英之漱水任回祿之飛符斯蓋滄海桑田又度昆明之劫并非雲駟
風馭遇返武當之旌所幸者薪蒸灼天而孔子一履漢高一劍并長春而
不傷也廊廡焦土而立天一宮茅菴一窟爲陽侯之所護也特以寶慈丹
籠空留瓦礫之間葛洪輕棺不作球琳之寶凡舍負者共振觸焉於是旁
感黎獻上及官屬各輸蚨券用助龍華抒大願於丹峯復崇模於昭德范
寂則古旃手植樹不乞於麻姑惠超則役鬼興工珠無求於王舍

意辰

以

戊子赴都入覲寒暑再經越二年賦膳還鄉棧題式與雖規模稍異而局度彌閒誠神人曩屨之功亦山嶽精靈之所致也於是首題宮闕載印流風衆妙門開聽雲中之鳴鳳三生石在數雨後之梅花梧兩株而月明松千齡而風謾塵有珠而可避金碧凝輝瓊合印以成文琉璃吐暈岫雲晚納啟朱鳥之七窗靈雨翻飛潤文鴛之萬瓦步虛聲於何處吹下天風究意葉之無根默詮幽化五百珠吏好參太上之經十二璫樓卽是崑崙之圃萃以無灰之木壯茲妙有之天但願玄羽臺郎須及觀形而飲景卽使黃絹均士亦可選勝而移情然而道本疆名得非瓜棗俗難徑化性別柳桐失九道之紅泉沉一粟於滄海望崆峒之咫尺請業何人輾大夏以奔馳禍車載世年在弱冠便志升衢壯犯紅濤愈殷神契索誤淵林之寶識味真意之珠荀青節之能持豈素書之懈究證長生於龍嶠欲問刀圭尋

三台縣志

卷二十二

四十五

三台新民印刷公司代印

不死之谷敬求門戶有志未逮何日不思紺宇重新用識廢興之故霞門遙邕便知緣起之端王子安元武山碑敢云鄰美陶通明白門館記庶有同情光緒癸巳孟秋

葫蘆溪縣佐馮麗東德政坊碑

張永亮

贊府馮公字麗東黔中碩彥也戊子冬來攝邑之分篆甫視事百度俱新洪纖畢澈林總之衆向風喁喁者靡不鑿軒鼓舞曰都鑠哉數十年未覩若此神君也夫治徵三異魯公之雅惠旁流績著十年王子之邕芳遠布而公以鴻龐之德陶冶羣蒙入境卽抒嘉謨下車愈覃闔潭福曜舒華煥發涪濱之灩卿雲散彩煊騰井絡之輝用是煦燠者抃躋春臺併矇者嬉遊化宇乃不數閱月上逮左綿旁逮伍城且背爲共戴二天做虞芮之就質美矣盛矣德施宏矣廣矣遠矣德洋溥矣此卽金鎔少伯未足罄其懷

思絲繡平原詎能伸其愛戴爰舉卓異之猷謹臚岸畧用切揄揚若乃止水激心肅霜貞操脫粟甘而泊無欲包苴斥而憚罔投則公之廉也若乃金相表式鐵案持衡勢豪抑而請謁祛強貴斥而私干屏則公之正也若乃宏綱總握憲網密羅蠹役倍痛創之咎冗差善精汰之策則公之嚴也若乃軒鏡高懸冰壺朗映奸吏塞舞文之竇猾徒杜峻訟之門則公之明也若乃案牘靡延於數日疑獄每折以片言動至情於骨肉之嫌聞者互相感泣陳大義於田疇之競讓者默自銘心則公之決也若乃控有誣而示勿來刑靡妄而期無用歲將除釋械者畧還泯家人之懸注節逢令遣拘者暫去激氓隸以自新則公之恕也若乃懲必加於橫肆法靡縱於姦刁竟至鞭絲不假市塵靖擊掠之風彩棒無施閭里息囂凌之氣則公之威也若乃瘡苦憂而慈祥至痼瘵憫而愷惻深遂有橫流漂溺悉拯而賜

粟旁周貧屢罹災隱憐而蠲貲默濟則公之惠也若乃威儀孔抑謙且彌光辭氣聿溫和而特介待士而泯私交措必隆禮撫民而罔偏曲莅必矜莊則公之恭也若乃勸課惟勤評精月旦感孚既至化速風行列生徒於藝院論史談經環商賈於寺觀諭仁導讓則公之敏也且夫公以緇車就列黃綬宣風參製錦以勤襄贊鳴琴而協理小試牛刀分奏武城之效暫抽蠶績佐敷邨邑之輝倘能延以三年或更增之數載江丹陽遠播流風未足尚也仇蒲亭宏宣盛化何以加焉胡乃竹馬方迎棲鸞頓舉遮道乞還董令之留無術攀轅請駐寇君之借何從所由共篤葵傾難忘黍膏載據惘悵爰綴頌言頌曰於懿我公有馮有翼秉惠黔南耀臨蜀北驂龔駕黃羣倫仰式乃恢清化丕洽方隅新風凱布湛露甘濡元元溥洽慰愜來蘇矧尤戴星克勤克勵有召之能有杜之勦慮竭精殫聿宏康濟昭哉懿

範式爽嘉師既資來暮復縮去思口政勿易敢告來茲

檄三臺羣士課藝文

邑令鄒耿光

士者民之秀靈者也士習之隆污運會因爲盛衰自古賢豪端士讀書明道扶翼禮教紀綱人倫以樸學爲天下倡則風俗廉恥可維持於不敝方今時事日棘芟夷天下之難而去生民之痛非奇材異能不足當重遠之寄以轉移世局往者承學之士工帖括習聲偶數十年來膠庠有虛病而人材多弱患國家整飭學務稍變科目之制以作養眞才之士磊落宏毅者宜卓然自奮掃除舊習日求經世宰物有用之學以匡濟時艱斯出有以應其變而寬然不虞其竭縣境廣輪四百里而羸山川雄深扶輿粹精之所溢散自漢唐以降貞臣烈士鴻生偉人如鄭王姚蘇杜張之族皆赫然列圖經而隱逸流寓若徵君工部之倫出其鴻文壯製足爲此邦典則

三台縣志

卷二十二

四十七

三台新民印刷公司代印

遺風流美薰染漸被之久必有起而名世者且當代需才親民之吏論書賓異彩儲之以備異日側席旁求之選固宜規之於豫也本署縣蒞任之始境內愚惑之民誘於外奸州處浮逞漸出爲善良害夫士爲民望卽一命之微皆有道民之責身居是鄉而令蚩蚩者惑於邪僻此雖長官失教而諸君子禔躬訓俗之道毋乃猶有闕乎今以辦匪旁午未遑與縣人士商教養之端然學校升替人材升降之由無一日不營注寸心苟賢人長者示我周行相助爲理是不僅守土者之幸也茲定期於某月日在試院局門考試經義史論兼策以掌故時務用覘多士之學識務各展一日之長以憑采擇其衆體兼美者則淹博宏遠通儒之學也而獨擅一長者亦專門名家苦心之詣也取以誠應不可以僞致力精實則所得堅卓發爲至文必矯然絕輩流而信其可以達諸用他年出鳴素抱爲當代不可少

之人而增斯土光明朝廷亮工授事有所倚以收育才之效則鼓舞而振興者亦與有榮施多士勉旃至日橐筆展策有待除銀幣給獎外當面詢所以治斯土與所以治天下者以別眞品而礪實學

募賑三臺縣疏

自古水旱災沴國無盛衰皆有之春秋書無麥禾紀其事以見當時君若相之所以補救故有災巨民不創者去古近先王救荒之政與先民相周相保之誼持守未替民生其時之大幸也逮秦漢後始有某郡縣旱民至相食之事爲之上者雖惻然於心卒不能稍慰其呼籲運會陵夷阜康斯民無其術而又不早爲之所世變之所以深也蜀故山國潼處蜀之北隅萬山盤互附郭三臺山尤峻稻之所產無平原廣陸土人堤溪浚深潴水灌溉所謂溝田者占地不過二十分之一民齒日增雖豐歲尙有饑者今

三台縣志

卷二十二

四十八

三台新民印刷公司代印

既仍歲大旱涪水復盛漲壞民田廬而紅巾蹂躪於夏秋之交民生蹙矣憶秋初道出武都見扶老襁幼流離道左詢之多係縣民就食漢南間出貲周恤聞由他道徙滇黔者較此尤衆嘻不有以救之縣將無民矣皇太后軫念災區發白金三十萬兩以賑蜀民縣應領七千五百兩適某以九月承任是邑前所愴然於心者今則吾之民矣特倡捐俸金五百兩以輔恩欸而計冬春兩賑配口勻發其所濟尙微不得不求之仁人君子以匡不逮一行作吏凡我同好蒼生道濟期勉於夙昔耿耿素心斯言不遠承泛舟之惠使菲材得廣皇仁以稍塞民牧之責實寤寐所銘鏤者也至縣中裕紳華族往日山左右湖南北水旱諸賑稽之舊冊動捐巨貲以隆恤隣之義夫匍匐以救鄉鄰則同室可知也今之顛連無告者非宗親屬戚卽枌榆誼分聚財者禍之媒而富者貧之母橐金裹糧遠適異地不如厚

鄉閭以守廬墓之爲安也移貨據險閉糴自阜終不免於焚掠與有無相通歡然道故舊而人人爲之保者得與失非可以道里計也某待罪斯土與縣人士關休戚共憂樂亮此區區冀余以成此美是猶所深望者凡出若干冊將以仲冬始事慷慨相助以速爲請雖救荒無善策行吾力之所能爲丁茲世難告無罪於斯民以奉揚國家子惠元元之德而播諸君子之惠則微志所成耳

治涪芻言

王道立

涪水自吊脚巖入縣境縣境惠澤堰分涪水於綿之老鷹灘永成堰分自綿麻柳林回春堰分自綿大坡頭其流域均在縣境涪江上流斯三堰已灌田數萬畝矣涪江厥土墳壤涪漲上流勢莫嚮邇涪濱居民常以爲患果皆分涪爲堰種水稻變土質則石田且爲原田而又通力合作築堤捍

三台縣志

卷二十二

四十九

三台新民印刷公司代印

水使水不泛溢旁無串溝卽商船亦較便利矣涪經我縣百三十餘里船路直減程數十里田出水者亦數百方里或曰善治水者不與水爭地如斯則爭矣不知川省江源也涪自龍安下匯衆瀆成江分則仍成溪而水勢殺且也水急灘險山多防制水誠能占地何不併山去之隄與山等耳是在人爲之如吊脚巖下流之趙家壩尹家壩東與南明鎮壩相望也中隔石荒廣袤十餘方里每方里占面積五百四十畝果成爲田則五六千畝也不築不治涪且東趨農商兩病矣再下李家壩王家壩張家壩涪水漫漲孤懸水中聽其齟齬且牽及鎮江壩甘江壩再下則直裂涪城壩爲三對涪城壩大圍壩尾現又分崩離析矣縣中土田涪江列上上一畝可養一人綜所失於水者已奪萬人的生命再下則灘荒一望皆是而距城十五里柳林灘素爲行舟患灘東新場壩水勢東移涪漲莫遏刷地掣石

串溝視河身深倍蓰矣不思變計亦必農商兩病新場壩對岸爲北壩潼城在焉爲捍城故歷修石堤涪水至此斟若畫一治水者宜師之再下則青東壩冉家壩白頃壩倚山麗水隨勢逶迤中有一山橫障涪流若長堤直矗水中與蟆頤洞壩斜值能築堤於蟆頤洞壩牙錯如峽然則涪行縣境當盡若城東無能左右顧矣蓋水者隨山轉移也流域亦視之轉移今山所不及築隄峙之士寬勢緩作堰灑之灘巉迫水水難驟下別開新漕避之資用暫假諸銀行工作則均諸堰戶務俾水由地中行卽提國帑雇人爲之較之歲歲籲賑免糧者勞費正等也况淤田所出船漕所捐安知得不償失大好山河自爲之真寸金寸地哉

如山子傳

中江李星根

如山子梓涪間奇人也方面大頤長身而嶽立見之者莫不畏其崖岸鋒

三台縣志

卷二十二

五十

三台新民印刷公司代印

鉅而性固樂易與人交必盡其驩怵生平饒才智機辨應一世事無弗宜左揮右斥悉當視時俗屑屑無所爲者然終亦不遇晚乃自號如山子謂長往於山林而不返也或曰如山之重而不遷也自咸豐甲寅間余始與如山子交而得於如山子者如此嘗以謂世之才寡而事積不治也豈無非常明辨大有爲之才而才之生或自斲弛不羈檢以全其天而晦其用上之人又無節疏日濶之政以盪軼其過行夫是以舉世網而召訕見尤雖才矣亦莫克竟其才而秉尺一者又失待才望治之意此上理所由難臻也如山子少嘗以文章見知於宰相常熟翁公尙書寶坻李公而舉以令涼部矣受事未幾若無事然以才檄讞局坐大府失若事檻車徵京師嗟乎此豈無因而至者哉然觀其赴簿詩曰策馬西風上太行樹頭初日白如霜其清勁沈雄之氣夫固未之挫也蓋自是而如山子始以應其

事之才變而爲詩酒自放訪碑以賦之才矣事罷放歸家人之無相尤者
悲歌慷慨擲笛倚聲捧觴娛親泊與余論詩無虛日余固盲於詩者間作
一篇如山子以爲有有古樂府遺意已而棄去浮沉成都市其故人有千
金昇之者如山子立散盡仍赴秦中將益囊鞬所未備有點者并囊而攫
之去如山子亦不復惜也遂東客皖欲擇時帥而楚將咸饒勇踔厲取尺
寸功所謂奇速果斷掉天下之臂者度不能爲愈益頽然竟病沒於青山
綠水間如山子李其姓志學其名敏齋其字也其同麻城系荳原子曰余
曩聞京師有大李小李之稱殆鄉人之私之也歟然小李少時顧有檄講
院師載妾而逃一事彼其風義固卓卓不凡矣二李重交遊喜然諾良非
世之齷齪齷齪者比不幸偃蹇客死當近要離而葬之不然太白青山亦
其理也於其返也浩然太息而傳之

三台縣志

卷二十二

五十一

三台新民印刷公司代印

謝香初墓誌銘

謝緒璠

君諱緒綱姓謝氏先世居粵平遠高祖通奉大夫童年尋父遍歷九域備
嘗辛苦相遇梓州遂著籍焉故爲三臺人也曾祖藩堂潼川訓導祖萬夫
夾江訓導父雲璠縣學生世博儒業楹藏詩禮君卯齡穎發父黨加奇拔
萃羣從語動不苟於時中江陳品全經師人望譽滿西州闡宏學肆誘納
邦彥君遊其門衆推祭酒弱冠以增生中式光緒十一年鄉試舉人門蔭
清華盛年高舉風流標緻人望若仙既赴公車觀光皇都宏我漢京以文
會友部貢見遺南游吳會山川據其恢奇友朋屬其器度年過曰壯五上
不遭感念啜菽深戒擇官遂就大挑作令河南藩伯稱材寄之賑簿會計
悉當靡失毫釐會庚子之厄拳勇階亂汝穎羣盜蜂屯蟻聚以君健決委
代汝陽自出俸錢選補齋隊擒捕魁桀論悉置法餘黨奔迸閭巷宴然兩

宮回鑾汲當馳道調署汲令供張悉辦鄰縣竭蹶我獨從容部民忘勞院
司嗟異論前捕盜功奏送引見京漢通軌河橋尤艱榮澤當衝非材莫幹
歷選能吏以屬於君洋工驕橫奴使里正君立庸直悉按規章容主便之
要功時濟商水劇盛周口尤繁連任不治又調君往外國游氓結連不逞
置肆縣境罔冒商民君以內地雜居約章明禁巡詳長官驅勒出境風聲
既立令下如水勸教興學民不愛財建校數十童無嬉曠弦歌洋洋庶興
聖堯父喪服闋復署商城地接楚邊俗尙剽悍城多巨室恆撓化源學租
公歎株訟累平君下車作威不畏強圉准平繩直賊請不行積案盤結一
朝擘解猾吏瞠目豪族腐心始謗終歌更頌明惠清季政壞吏道雜多牧
令頻煩稀得久任君既用繁劇顯名梁臺前後五政績效燦著而性素剛
勁繼於媚上期月輒去莫究張施再得奏獎皆以直隸州用候次十年竟

三台縣志

卷二十二

五十二

三台新民印刷公司代印

不補缺光宣之際部遣大員省則置署監理財政以君精練委筦稅捐非
其志也會隆裕遜政民國革建公署改組遂以疾辭時列省僚吏率用上
著君獨以美政爲汴人所思推請復出君遂不應閉門自守癸丑以後民
治益敝政府懲之亟求宿吏設科試驗兼開保薦農商部周自齊及汴蜀
巡按并舉君能甫及核准君病遂篤乙卯仲冬卒於開封邸舍春秋五十
有二配梁恭人生子男采彪采雍早殤繼室周生采翼及女一越在丙寅
采彪扶柩還葬三臺窀穸載開永埋奇氣伐石列迹用詔來弈銘曰
巍鼎之麓張寶是屏層嶺萼秀曲溪鏡清高曾卜築世篤其慶淳祐鍾德
毓我哲兄文灑彬馥風骨整峻蜀都興廉梁園作令嚴不及殘惠而能政
五綬頻纒百里終吝陽九之厄適邁艱屯貧不可藥名亦巨餐昔營四海
今戢一棺孰爲斯銘從弟緒璠

孫引之墓誌銘

資州賂成驥

梓州南有古人儒者諱昌後字引之姓孫氏其五世祖始自楚居蜀考以上以積德世其家先生篤學能文弱冠補邑庠食餼慨然以古人建樹自負然困於鄉闈嘗十一試未第授徒里黨遠近爭以爲師其承指授爲文詞莫不有法度故鄉人之列郡庠登賢書者胥出其門光緒二十六年恩詔貢明經就職州判以母憂不赴癸巳丙申之間邑令委辦學田平糶諸富族率逡巡觀望先生獨身任不辭凡在局數年出內簿書不惟不以諉同事卽瘁力捐財亦弗恤事成則又以其名奉之人有議先生爲忠厚之過先生不顧也昔范文正公爲秀才以天下爲己任今俗之弊正患任事無人先生實事求是庶幾昔賢之用心顧猶訾之豈知先生者特未如文正公之大用爲可惜也戊戌十二月以疾卒年六十先生性孝友和樂凡

事親及待諸弟悉歡洽無間應世接物亦不見巖岸斬絕之行卒時鄉人無不痛嘆嗚呼此亦可以想見其生平也已配常氏有男子三人長忠淪優廩生女子五人成驥與忠淪同學尊經書院欽先生高誼久矣謹於其葬而爲之銘銘曰文則人師胡有師莫知仁則闕彌胡不令其大施嗚呼先生之食報殆百世以爲期

孫達泉墓誌銘

蕭方駿

吾蜀學風陋僿吾潼尤甚自南皮張文襄創設尊經書院於成都徵材俊之士入院肄業蜀人經史詞章之學始有門徑方駿與孫公達泉皆書院高材生也公治經學余治詞章初不相識自善化瞿文慎公督學四川始相見於風檐之下由是互相切劘學日以進君私淑湘潭大師王壬秋先生邃精三理自漢唐迄明清之學說靡不貫穿演繹能觀其通人皆以後

鄭目之不誣也屢舉不第僅於光緒癸卯貢優行生於朝非其志也先是余於丁酉歲登拔萃科與公不相見者六年余以八旗官學教習敍勞得知縣分山東嗣公亦以優貢知縣分同省後相聚於濟上是時歐風東漸士習不變宦途之得意者大半皆東西洋留學之士舊學髦彥棄如土苴余與公固窮守道一如往習澹如也計其遭遇得於官者僅充館陶釐金局長一年商埠局科長一年所至皆有興廢爲人所稱然毛義棒檄之心終未遂也而其最有聲譽爲東人士至今思慕者則在充師範學堂及青島大學漢文教習蓋其所成就之士爲多耳自入民國以來宦途日卑志士心短君亦思母情殷浩然有歸志矣於其行也以其次子孝續入京師學堂囑余觀其成幸而卒業得出其所學以問世以補君生平之闕恨歲時通音問知仍教授鄉里私以爲隱居山林必可得伏生之壽而綿絕學

三台縣志

卷二十二

五十四

三台新民印刷公司代印

於無替也未幾孝續持狀請銘曰此先君志也余始驚君已歸道山而感今懷舊涕淚交集矣余雖不文此爲後死者之責烏敢辭哉君名忠淪三臺縣翼火鄉人生於咸豐辛酉年三月初五日卒於民國十年歲次辛酉十二月初八日其三代考妣皆以君貴得如例封有子四人孝繼孝續孝緝孝綽孝繼畢業於成都法政學校現充三臺天臺學堂監督孝續中國大學畢業財政部科員孝緝孝綽肄業本縣學校孫四人均幼今將於壬戌年七月二十七日葬公於金子山之陽乃拜手稽首而爲之銘曰運有通塞而公生不逢時有顯晦而公命獨窮誰爲尼之而喪其躬誰與彰之而旌其終嗚呼學問淹雅者死後必爲文雄卜令聞之永日兮浩氣作爲長虹綿綿子息宜君宜公墓門萬里式柏式松余作此不刊之銘兮長薶於名山之幽宮

王肇穀墓誌銘

清中江翰林王乃徵

族兄肇穀既沒之三年孤秦瀛買絲至滬因請爲銘幽之文吾王氏康熙間由閩之武平遷蜀占籍中江三臺兩邑間予祖先至同族踵後者四五輩皆繁衍君始遷祖書岸府君曾祖謙六府君乾隆丁酉科經魁舉人官福建知縣祖竺雲府君議敘正八品善治家築宅松莊羅圖籍歲延明師課子弟一時稱之二子次可臣府君南川縣教諭君其長子也性沉毅嗜學不苟言笑予先君隱居教授管館松莊數年君與從兄歲貢生夔勳丙子舉人龍勳咸受業嗣主講邑書院復從遊先後門人數百君昆弟爲高才生君銳敏逾兩兄英氣弈弈露眉宇間先君猶厚勗之弱冠入邑庠旋以病輟學十餘年乃愈而可臣府君歿君遂主家政事母銀太儒人享高年督子弟誦讀耕桑嚴正有法并治醬業於市場未幾朝廷變學制廢科

舉士習驟易浮囂或競遊異國漸染詭說啟亂萌爲子弟大患而國變隨之君獨遵古訓自飭其家復導鄉人立文社循習舊學挽時趨澆風不入於里故自辛亥以來鄉族姻黨間無墮敗類爲蠹俗牽引以禍家門者君既負異稟遭阨抑弗充其志業則躬行孝友睦婣任恤敦化於人人咸敬服之遇紛難事出一言立解然君內夷曠每暇則坐靜室治書史臨摩古法帖於繪事尤具夙慧用筆近沈石田縱寫山水樹石未嘗規撫古人而蒼潤秀拔生氣遠出識者驚異日雖溷跡井閭油油然與村民市賈習至於中所自得人莫能窺也乃徵齒少於君六年幼嘗同硯席泊鞅掌四方時恆念君以未獲顯跡爲君惜及聞其所以居鄉暨所以自樂未嘗不敬且慕乃今禍變益亟顛沛轉徙孤栖海壖方欲俟喋血少定還就證所自得祓予之悲而君已不可得見矣悲夫君諱麒勳生於同治丙辰年十月

初九日歿於民國丙辰年四月十五日春秋六十有一元配任儒人年歲歿生子二長泰瀛邑庠生次泰彝女三孫男口人孫女口人繼配吳儒人無出泰瀛守遺訓治家蠶絲業日進將以口年口月口日葬君於口山銘曰抱質而天靳之學植躬而善被其俗內瑩外璞邈然塵躅式於邦閭茂吾族

武善人墓誌銘

馮大中

於戲公諱時泰字星平當時所稱善人者也生三臺南鄉安居場本姓林氏以戚屬繼於武故姓幼貧甚鬻餅餌資父母養殮稍有蓄積爲小負販爲漿肆爲屠爲逆旅爲賈漸饒其貲然時以市氓概之莫之異歲辛酉蜀人掠於寇逃寇來歸者道窘公愍之假路牒橐貲以濟幾耗家之半無所靳庚申射洪潰熊廣文殉難諸孤陷賊生還公復以白答二白金十走相

三台縣志

卷二十二

五十六

三台新民印刷公司代印

貽於是遠近積有知公者翕然稱之曰善人頃之賊來公家聞公名曰善人居戒勿擾丁巳安居場火貧者露處乏食公倡衆賑之粟嗣災於水嗣災於旱兩次賑之悉如舊全活無算歲晚以賑孤貧爲例嘗除夕挾金潛行於市遇不能卒歲者授之囑無聲曰恐知我者謂我老悖是蓋得諸身受者云公性尤孝友篤交誼寬慈和厚其繼於武也林氏有兩兄一貧一善病貧者借貲公代償病則時往候餽貽相次遠來張叟與公善貧老無歸生食於公死爲具葬安居場火時公家獨無恙或乘機掠公木綿公覺之恐辱其人置不問先營業屠旣悔之舉誠其曹以之棄業者數輩爲賈未嘗以心計爲腴削曰使財生而心死吾弗爲生平盛德事夥不勝紀紀所習知者如此晚歸農居古樓山別墅壽七十寢疾逝公始不知書獨好儒喜士士過其廬尊禮必至其善者卽模之楷之所與遊類都邑知名士

用相切劘以道義以是致聲諸公間當時搢紳先達如牛雪樵廉訪黃茆橋大令馳書嘖嘖推譽踵相屬也閩左之豪聞公名愧且忌寢欲以事損公名卒於公無損至今稱善人不衰公乎何尤獨念公頃既沒鄉里末俗益之淪薄富家大族坐擁先業一壺餐之惠不忍市况起家艱萃積而能散如公者於戲古之人歟其亦滋未見之慨也已公生嘉慶甲戌十一月初八日卒光緒壬午十二月十六日葬所居別墅之麓配張安人比德同志生子男三長全福早卒妻李氏守貞不字公女蓄之獲旌如例仲全祿季全壽壽州長史特達知名與余善孫二曰紹文全祿子嗣全福曰紹周壽出尙幼與文皆讀周尤慧或曰善人之效銘曰
道在履而非文詞名以實而豈世知維公始則賈繼則農行則終身為士之師士乎士乎其以為賈為農者為之師如之何勿思

李隆趾墓誌銘

宜賓趙瑀

有重德古君子世居三臺縣北鄉白鶴林生平以經禮孝弟教子孫潼之人僉稱曰趾隆李先生是也公諱基興考庭馨公妣氏鄧事親工養志當大事哀毀動家人有兩兄一弟終身怡怡如子宏錕幼鍾愛於王考彌留際猶勲勳勗其學方肄業陸軍校時貲不繼錕屢請輟公不可謂如祖命何既畢業由排連營團長今長賴軍第一師矣自民國肇建匪蔓延九年庚申秋三臺境匪熾族戚咸乞公遠徙稍避賊公為誦禮經世去其國止之曰奈何去墳墓也今舉世無桃華源我往賊亦往且鼠子輩獵財耳我無財奚慮賊至索公貲公語以實賊且去旁賊偶擊巨斧擬公腦倉卒下公頓仆實八月六日也公以同治乙丑某月某日生年五十有六當是時宏錕方任八十四團長戊漢南公德配潘太夫人趨救公櫻重創公季子

宏倫已被賊劫持去公素以重德古君子稱鄉里團勇聞公家有賊鉦鼓大器八方來潘太夫人母子乃得以免於難而公竟沒凶問至漢南錕痛忿不欲生必報仇主軍者議留之錕曰曩父日授我禮經奔父母之喪者見星行又曰父之仇不與共戴天遂行既至家公已斂殯於宅或請葬錕涕泣搏膺呼春秋之義賊不討不書葬乃捐金按主名訶賊獲賊於梓潼劍閣之間親訊之賊曰翁重德古君子我雖賊寧賊公誤也乃非故賊既誅錕始訃葬公某山某向之陽公葬後錕屢語所知禮言孝也親既沒將爲善思遺父母令名必果又聞之戰陣無勇非孝也賴軍以善戰名天下公既沒錕洊升賴部師長戰益勇名益震什邡剪張逆之役重慶聯軍之役功稱最夫豈惟宏錕之武畧用張平抑亦先生靈爽實式憑其旗鼓焉是眞足揚前烈而慰厥生平矣增瑀與子儻及甯交宏錕至篤誌墓不敢

三台縣志

卷二十二

五十八

三台新民印刷公司代印

辭銘曰孔行孟步猥犬貪饕突齧其趾神祇在旁怒髮指天惟聞切齒郎君枕戈弋賊不喜不弋則恥云云赤淚浮岷宕峨冥儒咸起千秋讀此我哭而歌大孝有禮

曾君桂林墓誌銘

王龍勳

光緒三十年甲辰冬學使按臨潼郡曾君桂林方擢高等食餼無何十二月戊午而桂林卒於郡城年三十有二惜哉時君父正之館張氏目睹其病且死傷怛不自勝二三親故交遊相與咸來弔賻代供葬事權厝城南印盒山麓張氏居停別業也明年春君友沈子海瀾走告予乞文表其墓且慰若翁悲嗚呼予其何辭君名曾桂林字友仙其先自粵遷蜀世爲三臺人生而沈懋有至性齟齬隨父讀未嘗跬步離稍長學文不肯作庸近語弱冠爲庠生子時主講草堂延之教子弟君亦搦衣問字執弟子禮甚

恭書院距張氏館半里許每薄暮必往省父初更卽返歲以爲常遠鄉有以多金聘者不忍就也君父以善誘聞鄉里君少嫻其法嚴而不苛勤而有常自入塾至解館如一日卽多歷年亦如一日以故他人硯田常惡唯君父子常豐且每有欲及門而恐不逮者君旣性敏好學近年朝廷改試策論書院頗廣置經世諸書因得縱覽無遺故其爲文益恣勃鬱言皆有物駸駸乎不懈而及於古將銳於進取以志顯揚不謂其終於是也嗚呼以君之德之學使天假之年其造就曷可量哉而竟倏焉早死眞理之不可解者豈果有所謂命與數之不可逃者耶抑天不使久羈塵海如彼氏所謂還虛返眞者耶聞君病亟時嘗自言此身非我有又曰我身嘗在虛空中與日月並行又與父訣謂此後不復追陪勿生繫戀噫君其有夙根歟胡頓解脫若此君娶邑南羊氏女有淑德生子二人梓芳楷芳君有兄弟能力穡潔養君可無憾也而予永抱喪予之慟也迺系以銘曰人有學行謂之不朽三十之年不可謂不壽顏氏殆庶幾見其進未見其止也已乎友仙子則又烏能已也

孝女陳敏宜傳

陳錫儒

敏宜者余次女也母吳氏以光緒己卯乞巧日生生有至性幼卽端莊不苟笑言顧以聰穎軼姊妹行尤得大母懽心大母年耄舉動需人恆惟敏宜是呼必趨侍維謹其母年過四旬卽倦於女紅凡剪裁縫紉之事皆分其勞以供父兄弟妹孤姪之衣履服飾不使乏尤工刺繡所爲人物花鳥皆生動有致雖素所未見者第爲述其狀輒以意匠而成成且逼肖然心血亦耗甚矣予雅不喜女子入塾故敏宜未嘗讀書然隨兄問難識字漸多畧通大義予偶家居夜必聚兒輩於前爲談忠孝節烈及稗官野史事

敏宜入耳不忘近又喜閱吳梅村詩每自館歸必携卷以隨偶一吟誦敏宜輒耳聽且就予所誦者暗檢原本校讀遂能誦永和宮詞銀泉山青門圓圓兩曲諸長編抑揚中節外如木蘭長恨琵琶行等詩亦皆習聽而熟予初得長孫喜甚將命名其父戲曰是兒當名公愛敏宜曰可以對婆留矣其強記類此予出言偶過當或盛怒敏宜必婉規予每抑然嘉納兼能佐母摒擋皆井井有序其姐出閣時敏宜且及笄矣竟罄閨中所有以資之殊不爲已地也其識大體又如此顧幼患停時過服剋伐之劑遂至羸弱後雖隨治隨愈然病根終未除也本年三月瘟病流行其母與兄與弟媳季妹皆病瘟而母尤甚至二十一日臻劇時敏宜不解帶不安枕者以逾旬日至是號泣倉皇亟命市棺殮各具以待越次晨而其母忽甦舉家相慶敏宜服事愈謹顧每於扶掖之際怪其左腕低垂再三致詰輒托詞

以對其妹始言姐於十五夜私禱竈神願減已算益母遂割股和藥以進其母聞之慟其兄亦慟因拜謝曰兄病不能事母苦吾妹良多兄今愧死矣敏宜曰苟能使母復生雖捐軀何惜乃不數日而敏宜果病猶時症也俄而猝生痼疾一朝畢命醫者束手竟不可爲疾革時囑其兄曰妹命薄不能終事父母父母年漸高身弱多病兄須善爲奉養念妹奚爲但歲時得一盂麥飯足矣兄若告其後裔謹識勿忘兄曰以妹孝行例得上聞請旌父且立傳家譜祖宗有一日祭祀妹卽有一日血食何憂也敏宜首肯者再已又呼其母至畧爲問訊母曰汝新服良醫之藥明日當愈汝其安枕焉可敏宜曰然然母亦宜善自保重兒愈再事母也乃母甫出而其氣忽絕時光緒壬寅某月某日也卽以前爲其母所備棺殮殮之翌日葬城北鳳凰山麓嗚呼明知己之必死而不令母知且反爲溫言以慰母心若

惟恐母之不速就痊以貽己身後之戚者後又夢讓其弟曰汝每於母前談我往事觸母悲悼汝心何安弟慎勿再言也古人所謂死孝今竟於吾女見之耶先是丁酉歲余主講涪江院席暴患秋瀉殊委頓敏宜聞耗亟遽失措忽憶遂寧觀音最靈因南嚮崩角請以身代予病稍間則命其兄遙許香愿三載後每遇兄赴遂酬愿起程時敏宜屏暈酒不語言朝夕禮拜如儀今割股猶曩志也予初爲相攸頗慎後乃得孫生世彥佳士也因與訂婚而生以兩試不遇刻志攻苦遂至愆期去冬始入泮方欲今秋聘迎而敏宜已不及待矣孫居距予甚近素諗吾女孝賢故病則其姑親問歿則其壻致賻蓋亦深惜佳婦之不克配佳兒也嗚呼請旌稍俟予先傳其行實用踐宿諾亦聊以誌吾悲云

武貞婦傳

孫忠淪

三台縣志

卷二十二

六十一

三台新民印刷公司代印

貞婦姓李氏三臺人父光儒績學弗售貞婦初從父多習詩書及古箴誠言父擇善讀能文者爲對以字同邑武善人子錫堂咸豐七年錫堂死時貞婦年二十請於父母來夫家服喪父母以武氏貧難之誓以死強許之然仍欲其返而別字也貞婦至武氏撫棺哭盡哀窆且畢卽素服隨姑操作爲善言以慰姑母往迎至再三不得然窺其枕上淚痕皆成血跡有富家子某未娶而所聘者死約婚於其父母言既成將使其族母風示之貞婦陰知之置剪於懷比族母至則舉剪刺其頸血淋淋未中喉者分許耳族母大駭述父母意貞婦曰父未命適人而天夫是爲女而不貞兒之爲武氏父命也父固命兒之婦武也兒固奉父命婦武也兒以爲如是謂義焉耳他貧富生死非所知也父母於是絕某氏請貞婦既婦武氏工浣炊縫紉以事其舅姑舅姑女蓄之光緒八年舅沒又九年姑病痺失明貞婦

奉侍起居湯藥晝夜侍牀前不去姑或焦急不自安則與談說部書以釋之每姑熟寢輒誦佛經以禱其愈蓋未解衣者凡六年或易他人侍姑皆曰不如貞婦姑臨終囑曰汝百年後須葬我側示毋相離也先是貞婦夫弟爵三有二子舅命以其次紹文後貞婦踰年爵三子殤至紹文既有子六貞婦又以其次三五轉奉爵三祀紹文以貞婦事請於朝獲旌如例貞婦今年七十七矣當初來武氏時同鄉有烈女王氏聞所許嫁者亡欲奔喪不得因自刎以殉邑令王介卿撮其行爲之請旌貞婦拒再字至求死不獲今項上纍然墳起者猶昔日刺痕也獨茹苦事姑數十年年姑若非貞婦無以爲歡者是則貞婦先之不死非僅能爲夫育子而已其視王氏烈女何如耶余懼後人第知貞婦之貞而不克知其孝故特表而著於篇

鄒靜溪墓誌銘

曾世禮

三臺鄒先生靜溪既沒一年其弟仕懷以事狀示先生弟子蓬溪曾世禮曰先生葬有日墓表之銘於子是徵且先生命也宜勿辭始世禮年六歲既就外傅先生授論語章句時吾家耕耨上違塾不盡一里每日夕歸先生步村外遙送於墟落炊煙中望見之迄今回憶歷歷然若在目也先生篤於孝友母疾夜禱以身祈代及卒痛述劬勞終其身未嘗不泣弟二人耕且讀一庭怡怡雖析箸豐約必與同性剛介不苟言動讀書外淡若無營歲脩所入銖累寸積不妄糜絲粟當空無時能自刻忍蓋質訥迂謹人也先生爲童子師四十餘年足不出里閭不取傑特之行而於所教諸童子中獨奇世禮自世禮始受學以至壯艾每謁先生必有所敦勉自維生平乃無冗微足副先生期望銘先生所爲愧慙無既泚淫淫徹於顙也先生諱世廉生前清咸豐辛亥九月十九日得年六十有一以民國壬子十

一月初七日卒癸丑年某月日葬某某山原銘曰
此前清處士鄒先生之阡弟子銘其賢以慰幽泉以永於億萬年而不潰
遷

龍溪後集序

龍溪詩集及後集者清咸豐己未恩科舉人鍾先生薇垣暨其叔子同治
癸酉科選拔吾師止安先生所爲師也吾邑東界三臺壤地華離鄴水錯
行其間龍溪源出三臺南經望川山至金象山麓入於鄴吾師居溪上游
其入鄴處予宅在焉三臺迤南諸山雄峙雲表至望川山而坡坨夷衍則
地已入吾邑矣憶余有生以來鄉先哲以名德著者吾師父子外則有三
臺馮春林佐熙以同治戊辰科進士官山東其從子曰建平者名大中歲
貢生尤以詩古文名曰文之名大魁者學履篤粹以布衣教授鄉里余從

三台縣志

卷二十一

六十三

三台新民印刷公司代印

游最早則薇垣先生弟子也弟子中家龍溪而顯者又有三臺李報三春
暉以光緒乙亥科舉人官廣東龍溪長不盡百里一小水耳自有吾師父
子其名遂顯於世而生斯里者雖以余之愚不肖亦知治術業取科第綴
士大夫之末蓋有所感奮而起也余居距吾師數里薇垣先生喪余年十
五以後生助執紼而及吾師之門乃遲至五十有六歲誠恨其晚矣然考
潛庵之事夏峯其齒亦已加長吾師享大年余宦歸猶及撰杖事左右不
得謂非幸也薇垣先生傳雙流劉止唐氏之學吾師承之以誘教晚近弟
子先後著籍徧蜀北至其爲詩則學力優暇隨遇寄情非欲用此名家也
薇垣先生詩音志和雅陶寫性真吾鄉知言詩實開於此板行已久吾師
治詩差勤古近體清溫婉密閒傳蕪澤晚歲感時諸作稍入優俳求之於
古雅近眉山劍南之爲蓋旣得之庭訓而當北貢京師南遊吳會復與隆

昌教金甫册賢射洪夏京珊肇庸中江李眉生鴻裔輩往來唱和數公皆蜀中先達又海內名宿故漸詣尤深所謂後集者是也吾師年七十餘曾以文壽今又十年矣諸及門致祝輒却之因共議刊行詩集而以弁首見推吾師不能止也乃盡出篋藏命余檢校予勘存其十之八以作之歲月爲次釐爲四卷序而付諸剞劂自政體變史莠言日熾學術凌遲不可復振一二遺老退處空山數年來凋喪殆盡吾師守其家學以髦年措拄狂流翹翹書行鴟鵂夜號忽睹騶于而聆歸昌其鬯豫何如也斯集本吾師緒餘今之治文術者厭薄先型別張幟志以鼓召無知少年夫詎知鷄鳴風雨吟嘯於荒江寂寞之濱以商量得失者尙有白頭師弟則文章之事且非彼忘庸巨子得而興廢矧學之大者也予生龍溪之委因敘吾師集返溯往時耆舊著鄉邦文獻並及吾師存絕學於盲晦其關係不僅在詩

三台縣志

卷二十二

六十四

三台新民印刷公司代印

以召吾里後起之士蓋感滄桑所寄發之有不容己亦以見吾龍溪一隅初未隨大陸以俱沈也舊歷壬戌十二月同縣受業曾世禮敬序

致王潤蒼書

江油張政

潤蒼老前輩大人閣下一別五年風雲變態每懷山斗延伫爲勞昨奉手書遠承唁慰循環維誦感愴益深辱賜輓聯書懸靈右賓僚歎美蓬華光輝一門存亡百世銘鏤矣政顯揚之術哀痛餘生當烽燧充斥之秋爲窀穸奠安之計夙夜祇懼恐難成禮德甚仰叨獲終大事斯亦不幸中之幸矣大聯情真語摯別具風神謹當昭垂家乘傳示子孫誌嘉惠於弗諼作寒門之故實端函佈謝不盡愴懷如秋冬間道無伏莽仍擬買棹涪江升堂叩謝干戈天地未知能如願否古來經師若伏生詩人若香山劍南學有專精多臻壽考志不紛則神自凝理固然也台尊東魯靈光牖迪後進

鳴謙逸豫有溫公居洛之風而世兄淹雅溫醇枚叔之後生臯夏侯之門
有建人生如此自可樂伏冀爲道珍攝遺愁自適至所企禱

梓忠先生生平著作宏富邑志重修實首倡之不幸永死所著悔齋詩文集未及梓行僅於潤蒼先生處覓得書一篇詩數首特登錄之以誌不忘

三台縣志

卷二十二

六十五

三台新民印刷公司代印